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徐孝穆集箋註卷一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李利仁

徐孝穆集箋注

提要

臣等謹案徐孝穆集六卷陳徐陵撰

國朝吴兆宜注陵字孝穆東海郯人梁太子左衛率摛之子八歲能屬文既長博涉史籍在梁世已以文章名入陳後累官侍中安右將軍左光禄大夫南徐州大中正建昌縣開國

侯謚曰章事迹具陳書本傳隋書經籍志載陵集本三十卷久佚不傳此本乃後人從藝文類聚文苑英華諸書內採掇而成陵文章綺麗與庾信齊名世號徐庾體史稱其緝裁巧密多有新意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為一代文宗其集舊無注釋兆宜既箋庾信集因并陵集箋之未及卒其同里徐文炳續為補緝以成是編其中可

與史事相證者如資治通鑑梁武帝太清二年遣建康令謝挺散騎常侍徐陵等聘于東魏胡三省註謂建康令秩千石散騎常侍秩二千石謝挺不當在徐陵之上蓋陵將命而使挺特輔行耳今案集中在北齊與楊僕射書有云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云云是謝挺實為正使蓋假散騎常侍以行特通鑑但書其本

官並非舛誤胡三省未考陵書不免曲為之說參諸此集可正其訛而兆宜所箋略不言及蓋主于捃拾字句不甚考訂史傳也然箋釋詞藻亦頗足備稽考故至今與所箋庾集並傳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本傳

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也祖超之齊鬱林太守梁員外散騎常侍父摛梁戎昭將軍太子左衛率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焉時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惠雲法師每嗟陵早成就謂之顏回八歲能屬文十二通莊老義既長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辨梁普通二年晉安

王為平西將軍寧蠻校尉父摛為王諮議王又引陵參
寧蠻府軍事大通二年王立為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
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郎出為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
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在縣贓汙因坐免久之起為
南平王府行參軍遷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宮撰
長春殿義記使陵為序又令於少傅府述所製莊子義
尋遷鎮西湘東王中記室參軍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
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

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荅曰昔王肅至此為
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及侯景
寇京師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内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
衣若居憂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
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陵乃致書於僕射楊遵
彦遵彦竟不報書及江陵陷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為梁
嗣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淵明往復致
書皆陵辭也及淵明之入僧辯得陵大喜接待饒遺其

禮甚優以陵為尚書吏部郎掌詔誥其年高祖率兵誅
僧辯仍進討韋載時任約徐嗣徽乘虛襲石頭陵感僧
辯舊恩乃往赴約及約等平高祖釋陵不問尋以為貞
威將軍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使於齊還除給事黄門
侍郎祕書監高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左丞如故天嘉初
除太府卿四年遷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年除散騎常
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
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權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者陵

聞之乃為奏彈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見陵

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安成

王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

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天康元年遷

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

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諠競不已者陵

乃為書宣示自是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廢帝即位

高宗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高宗纂歷封建昌

縣侯邑五百户大建元年除尚書右僕射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陵抗表推周弘正王勱等高宗召陵入内殿曰卿何爲固辭此職而舉人乎陵曰周弘正從陛下西還舊藩長史王勱太平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與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高宗苦屬之陵乃奉詔及朝議北伐高宗曰朕意已決卿可舉元帥衆議咸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亦無過者於是爭論累

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裒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
但明徹良將裒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爲大都督令
忌監軍事遂克淮南數十州之地高宗因置酒舉杯屬
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對曰定策出自聖衷非臣之力
也其年加侍中餘竝如故十年領國子祭酒南徐州大
中正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中給扶又除領軍將
軍八年加翊右將軍太子詹事置佐史俄遷右光禄大
夫餘竝如故十年重爲領軍將軍尋遷安右將軍丹陽

尹十三年為中書監領太子詹事給鼓吹一部侍中將軍右光禄中正如故陵以年老累表求致仕高宗亦優之乃詔將作為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即位遷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餘如故至德元年卒時年七十七詔曰慎終有典抑乃舊章令德可甄諒宜追遠侍中安右將軍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南徐州大中正建昌縣開國侯陵弱齡學尚登朝秀穎業高名輩文曰詞宗朕近歲承華特相引狎雖多臥疾方期克壯奄然殞逝震

本傳

悼於懐可贈鎮右將軍特進其侍中左光禄鼓吹佚如故并出舉哀喪事所須量加資給謚曰章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禄俸與親族共之大建中食建昌邑邑户送米至於水次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絶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給如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在東宫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座莫能與抗目

有青睛時人以為聰慧之相也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為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之徒接引無倦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有四子儉南史儉一名報陳書云儉一名衆非份儀傳

徐孝穆集箋注卷一

陳 徐陵 撰

吳江吳兆宜註

賦

鴛鴦賦

飛飛兮海濱去去兮迎春炎皇之季女漢張良傳注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土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去織素之佳人古詩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

人不如故未若宋王之小史含情而死列異傳宋康王埋韓馮夫妻宿夕文梓生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栖樹上晨夕交頸憶少婦之生離恨新婚之無子玉臺新詠漢建安中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其家逼嫁沒水仲卿亦縊人哀之為詩云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既交頸於千年亦相隨於萬里山雞映水那自得異苑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孤鸞照鏡不成雙范泰鸞鳥詩序昔罽賓王結罝峻卯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何不照鏡以映之鸞覩影悲鳴而絶天下真成長合會無勝比翼兩鴛鴦覿其哢吭浮沈左思蜀都賦哢吭清渠輕軀瀺灂張衡南都賦汰瀺灂兮船容裔拂荇戲而波散排荷翻

而水落特訶鴛鴦鳥長情真可念許處勝人多何時肯相厭聞道鴛鴦一鳥名教人如有逐春情不見臨卭卓家女祇為琴中作許聲玉臺新詠琴歌序相如遊臨卭富人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竊於壁間窺之相如鼓琴歌以挑之其歌曰何緣交頸為鴛鴦胡頡頏兮共翱翔

樂府

驄馬驅

白馬號龍駒晉陸雲傳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定是鳳雛雕鞍名鏤衢三輔決錄平陵公孫奮富聞京師梁冀知奮儉怯以鏤衢鞍遺奮從貸五千萬諸兄二千石徐樹

穀曰後漢循吏傳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六世祖襲為頴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

小婦字羅敷古樂府秦氏有好女自言名羅敷

倚端輕埽史一作吏未詳漢高五王傳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言之悼惠王拜為內史

召募擊休屠漢霍去病傳上曰票騎將軍收休屠王祭天金人

塞外多風雪城中絕詔書空憶長楸下曹植名都篇走馬長楸間

連蹀復連䟬文君白頭吟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按䟬音鋪馬蹀跡也

中婦織流黃玉臺新詠古樂府相逢行曰大婦織羅綺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作

挾瑟上高堂

落花還一作飛井上春機當户前帶衫行幛口覓釧枕檀一作入檀邊數鑷疑作躡經無亂魏志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扶風馬鈞患其喪功費日皆易以十二躡新螿緯易牽古今注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促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聲如紡績也蜘蛛夜伴織張協雜詩蜘蛛網四屋百舌曉驚眠易緯通卦百舌者反舌鳥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封用黎陽土東觀漢記鄧訓故吏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過易陽載青泥一襆遺訓書因計吏船揚雄答劉歆書天下上計孝廉及内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欲知夫壻處古樂府東方千

餘騎夫壻居上頭　今督水衡錢漢書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注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

出自薊北門行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出自薊北門行鮑昭出自薊北門行注薊故燕國

薊北聊長望黃昏心獨愁屈原離騷曰黃昏以為期　燕山對古刹代郡隱一作倚　城樓屢戰橋恒斷長冰塹不流天雲如地陣漢月帶胡秋漬土泥函谷顧有孝曰後漢隗囂傳王元曰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　按繩縛涼州朱鶴齡曰漢西域傳烏秅國其西則有縣度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

繩索相引而度云平生燕頷相會自得封侯後漢班超傳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後以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封定遠侯

隴頭水

崔豹古今注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以來不存見用黃鵠隴頭折楊柳等十曲

別塗聳千仞離川懸百丈攢荆夏不通積雪冬難上枝交隴底暗漢地理志隴西郡注應劭曰有隴坻在其西也石礎波前響回首咸陽中三輔黃圖秦孝公始都咸陽咸陽在九嵕山渭水北山水俱在南故名咸陽唯言夢時往

折楊柳

嫋嫋河堤樹漢溝洫志哀平初平當使領河堤張衡西京賦周以金堤樹以柳杞依依魏主營徐炯曰魏文帝集柳賦序云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於官渡時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載矣感物傷懷乃作斯賦江陵有舊曲洛下作新聲未詳按晉書謝安石能為洛下書生詠妾對長楊苑三輔黃圖長楊樹在長楊宮秋冬較獵其下天子登此以觀君登高柳城後漢靈帝紀護烏桓校尉出高柳春還應共見蕩子太無情枚乘雜詩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

關山月二首樂府解題關山月傷別離也

關山三五月張尚瑗曰禮記月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客子憶秦川思婦高樓上當窗應未眠星旗映疎勒晉書左旗九星在河鼓兩旁右旗亦如之河鼓居中後漢耿恭傳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雲陣上祁連漢書注師古曰天山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戰氣今如此從軍復幾年

月出柳城東微雲掩復通蒼茫縈白暈漢書高帝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是歲高皇帝為冒頓所圍七日乃解蕭瑟帶長風羌兵燒上郡胡騎獵雲中漢五行志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長安將軍擁節起戰士夜鳴弓

洛陽道二首 玉臺新詠梁簡文帝元帝樂府題皆有洛陽道

綠柳三春暗紅塵百戲多 後漢安帝紀延平元年罷魚龍曼延百戲 東門向金馬 張瑩漢南記馬援奏曰武帝時善相馬者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曰金馬門 南陌接銅駝 洛陽記兩銅駝在宮之南街東西相向高尺洛陽人謂之銅駝街 華軒翼葆吹 江淹詩許史乘華軒說文軒曲輈轓車也蜀志先主少時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 飛蓋響鳴珂 通俗文馬勒飾曰珂本草珂貝類皮黃黑而骨白可為馬飾生南海曹植公讌詩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潘郎車欲滿無奈擲花何 晉書潘岳字安仁為河陽令美姿儀少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滿車而歸

洛陽馳道上 漢賈山傳秦為馳道於天下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三輔黃圖蔡邕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

春日起塵埃濯龍望如霧 後漢馬皇后紀太后詔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

河橋渡似雷 晉書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

闐珂知馬蹀 見上

傍幰見甍開 儀制令諸車一品青油纁通幰朱裏朱絲絡網三品以上青通幰朱裏五品以上青偏幰碧裏六品以下皆不得用幰謝惠連雪賦注甍屋棟也

相看不得語密意眼中來

長安道 玉臺新詠庾肩吾有賦得橫吹曲長安道

輦道乘雙闕 三輔黃圖武帝作建章宮宮在未央宮西長安城外帝於未央宮營造日廣以城中

為小乃於宮西跨城池作飛閣通建章宮構輦道以上下古歌云長安城西有雙闕

豪雄被五都

尹丈子魏王得玉召玉工相之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

橫橋象天漢

三輔黃圖秦始皇無天下都咸陽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

法駕應坤圖

疑作輿三輔黃圖鹵簿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法駕有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備千乘萬騎出長安郊祠天於甘泉備之百官有其儀注名曰甘泉鹵簿法駕京兆尹奉引侍中參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北郊明堂則省副車小車祠宗廟用之繫辭坤為大輿

韓康賣良藥

後漢逸民傳韓康字伯休嘗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

董偃鬻明珠

漢東方朔傳董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

諠諠擁車騎非但執金

吾 後漢百官志執金吾一人中二千石注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則金吾徼於外相爲表裏以擒姦討猾

梅花落 鮑昭吳均江總樂府題皆有梅花落

對户一株梅新花落故栽燕拾還蓮井 風俗通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物也所以厭火 風吹上鏡臺 魏武雜物疏鏡臺出魏宮中有純銀參帶鏡臺一純銀七子貴人公主鏡臺四 倡家怨 一作愁 思妾樓上獨裵回啼看竹葉錦 龍輔女紅餘志桓谿女字女幼製綠錦衣帶作竹葉樣遠視之無二故無瑕詩云帶葉新裁竹簪花巧製蘭女幼庾宣姉也又梁簡文帝冬曉詩帷褰竹葉帶 簪 一作參 義同 罷未能裁

紫騮馬 樂府鼓角橫吹十五曲有紫騮馬

玉鐙繡纓鬃齊武帝諸子傳廬陵王子卿作銀鐙金薄裹箭脚按鐙音凳馬鞍踏鐙鬃音叢馬鬣也

金鞍錦覆幪徐樹敏曰初學記宋劉義恭啟賜臣供御金梁橋鞍制作精巧按幪音蠓覆葢也

風驚塵未起揚雄羽獵賦林叢為之生塵

草淺埒猶空晉書王濟常買地為馬埒

角弓連一作穿兩兔詩騂騂角弓

珠彈落雙鴻呂氏春秋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

日斜馳逐罷連翩還上東

劉生

劉生殊倜儻漢禮樂志志俶儻精權奇

任俠徧京華漢游俠傳郭解父任俠解為俠益甚

戚里驚鳴筑漢書高祖召石奮姊為美人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又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

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平陽吹怨笳未詳按馬融長笛賦序融獨臥郿縣平陽鄔中有洛客舍逆旅吹笛

俗儒排左氏漢儒林傳劉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後漢賈逵傳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内懷不服相與排之

新室忌漢家漢元后傳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

高才被擯壓自古共憐嗟

烏棲曲二首

樂錄烏棲曲者烏獸二十一曲之一也

卓女紅妝期此夜見篤鶩賦

胡姬酤酒誰論價吳兆宜曰辛延年羽林郎

詩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

風流荀令好兒郎偏能傅粉復熏香

世說劉季和嘗言荀令君至人家坐處嘗三日香見襄陽記

繡帳羅帷隱燈燭一夜千年猶不足惟憎無賴汝南雞天河未落猶爭啼

後漢百官志注蔡質漢儀衛士甲乙徼相傳甲夜畢傳乙夜相傳盡五更衛士傳言五更未明三刻後雞鳴衛士踵丞郎趨嚴上臺不畜宮中雞汝南出雞鳴衛士候朱雀門外當傳雞鳴於宮中

雜曲

徐樹聲曰陳后妃傳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

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采其尤豔麗者以為曲調選宮女有容色者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抵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

傾城得意已無儔洞房連閣未消愁漢李延年歌傾城復傾國佳人難再得後漢梁冀傳堂寢皆有陰陽奥室連房洞户宮中本造鴛鴦殿飛燕外傳帝居鴛鴦殿便房省帝簿嬺上薄嬺因進言飛燕有女弟合德美容體性純粹可信不與飛燕比為誰新起鳳皇樓三輔黃圖楊震關輔古語云長安民俗謂鳳皇闕為貞女樓綠黛紅顏兩相發千嬌百念情無歇舞衫回袖勝春風歌扇當窗似秋月碧玉宮伎自翩妍樂府有情人碧玉歌一云劉碧玉宋汝南王妾絳樹新聲最

可憐魏文帝集答繁欽書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張星舊在天河上天官書注星經云柳星張周之分野三河也從來張姓本連天諾皐記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漢張放傳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二八年時不憂度宋玉招魂二八齊容起鄭舞些旁邊得寵誰相妒立春歷日自當新晉禮志太史每歲上年歷立春讀五時令服各隨其方色帝御座尚書已下就席讀訖賜酒一巵正月春幡底須故續漢書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青立春旛施土牛耕人於門外流蘇錦帳挂香囊纖成羅幌隱燈光晉摯虞決疑要注天子帳流蘇為飾古詩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只應私

將琥珀枕吳兆騫曰宋武帝紀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冥冥來上珊瑚牀本草珊瑚似玉紅潤生海底盤石上一歲黃三歲赤海人先作鐵網沈水底貫中而生絞網出之失時不取則腐

長相思二首樂府怨思二十五曲其一曰長相思

長相思望歸難傳聞奉詔戍皋蘭漢霍去病傳鏖皋蘭下師古曰皋蘭山名龍城遠漢書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鴈門寒山海經鴈門山者鴈飛出於其間愁來瘦轉劇衣帶自然寬枚乘雜詩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念君今不見誰為抱腰看玉臺新詠惠帝時童謠曰鄴中女子莫千妖前至三月抱胡腰

長相思好春節夢裏恒啼悲不洩帳中起窗前髻柳絮飛還聚本草經柳花一名絮遊絲斷復結沈約詩遊絲映空轉欲見洛陽花董嬌嬈詩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如君隴頭雪

詩

同汪詹事登宮城南樓

元良屬上德率土被中孚書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老子上德不德詩率土之濵莫非王臣中孚見周易漢幄朝無怠東觀漢記時明帝年十二在幄後周門夕復趨文王世子文王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

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

桓經既受業 後漢書孝明皇帝光武第四子十九年立為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尚書

賀拜且尊儒 晉書賀循世為儒宗除太子太傅命皇太子親往拜之

壯志諧風雅高文會斗樞 西京雜記揚子雲曰郎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鏗鏘叶舞蹈煕爛等琨瑜河水慙雄伯漳川仰大巫 吳書張紘見陳琳作武軍賦歎之琳荅曰僕在河北少文人易為雄伯故使僕有此談今足下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殫矣

鮑魚寧入俎 賈誼書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釣鼈匪充廚 晉潘尼集鼈賦序皇太子遊於玄圃遂命釣魚有得鼈而獻之者令侍臣賦之

叔譽恒詞屈 汲冢周書晉平公使叔譽

聘于周見晉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防年疑作戰宣灑誅後漢馬援傳援謂司馬吕种曰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則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後帝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种亦豫其禍

走筆戲書應令

此日乍殷勤繁欽定情詩何以致殷勤相嬿不如春今宵花燭淚非是夜迎人何遜看新婚詩何如花燭夜輕扇掩紅妝舞席秋來卷歌筵無數塵曾經新代故那惡故迎新片月窺花簟南史王擒傳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唯盧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輕寒入錦

巾 吳任臣曰魏武帝紀注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匱乏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帢合於易簡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 秋來應瘦盡偏自著腰身

春情

風光今旦動雪色故年殘薄夜迎新節當壚却晚寒竒 一作故 香分細霧 一作篆 石炭擣輕紈竹葉裁衣帶 見樂府 梅花奠酒盤 未詳按四時寶鏡立春日春餅生菜號春盤 年芳袖裏出春色黛中安欲知迷下蔡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先將過上蘭

三輔黄圖上林苑有上蘭宫

奉和詠舞玉臺新詠梁簡文帝詠舞詩戚里多妖麗重聘滅秦余逐節工新舞嬌態似凌虚納花承襯概垂翠逐當舒扇開衫影亂巾度履行疎徒勞交甫憶自有專城居

十五屬平陽因來入建章主家能教舞漢衛皇后傳后字子夫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既飲謳者進帝獨説子夫主因奏子夫送入宫城中巧畫妝後漢馬廖傳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低鬟向綺席漢郊祀志注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用玉几玉飾器凡七十女樂即禮樂志所云使童男童女俱歌也舉袖拂花黄燭送空回窗一作邊影衫傳篋裏香當緣

好留客故作舞衣長 景差大招長袂拂面善留客只

和簡文帝賽漢高帝廟 原注聲偶作徐摛詩彙作庾肩吾竝誤 尚瑗曰梁簡文帝集漢高帝賽神詩玉軑朝行動閶闔旦應開白雲蒼梧上丹鳳咸陽來日正江無影城斜漢屢回瞻流知地脈望嶺匹天台欲祛九愁恨聊舉十千杯

山宫類牛首 三輔黃圖牛首池在上林苑中西頭 漢寢若龍川 漢地理志南海郡龍川縣注裴氏廣州記本博羅縣之東鄉也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以爲號 玉盌無秋酎 張載酒賦中山夏啓醇酎秋發 金燈滅夜煙 後漢李尤有金羊燈銘 丹帷迫靈獄 未詳 紺席下羣仙 徐樹屏曰漢舊儀皇帝自行羣臣從齋皆百日紫壇帳幄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南

紺幄紺席堂虛沛筑響釵低戚舞妍陳鋭曰西京雜記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絃歌畢每泣下流漣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聲入雲霄何殊后廟裏子建作華篇魏曹植集漢高帝贊屯雲斬蛇靈母告祥朱旗既抗九野披攘禽嬰克羽埽滅英雄承機帝世著功武湯

山齋

桃源驚往客晉陶潛集有桃花源記詳與宗室書鶴嶠斷來賓會稽記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為仙人取箭漢太尉鄭弘嘗采薪得一箭頃有神人至問何所欲弘曰嘗患若耶溪載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復有風雲處蕭條無俗人山寒微有雪石

路本無塵竹徑蒙籠巧茅齋結構新燒香披道記後漢襄楷傳注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常著絳袹頭鼓琴焚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懸鏡厭山神抱朴子道士以明鏡九寸懸於背老魅不敢近砌水何年溜簷桐幾度春雲霞一巳絕寧辨漢將秦

詠柑藝文初學竝作徐陵乃劉孝綽舊集載此或誤收也

朱實挺江南包品擅珍淑張衡西京賦朱實離離禹貢揚州厥包橘柚錫貢上林雜嘉樹西京雜記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江潭間修竹東方朔七諫便娟之修竹寄生於江潭萬室擬封侯千株挺荊國漢貨殖傳蜀漢江陵千樹

橘渭川千畝竹此其人與千户侯等吳志李衡遣客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敕兒曰有木奴千頭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

綠葉萋以布 左思吳都賦布濩皋澤 素榮芬且郁得

陳終宴歡良垂雲雨育

侍宴

園林才有熱夏淺更勝春嫩竹猶含粉初荷未聚塵承

恩預下席應阮獨何人 魏王粲傳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

奉和山池 梁簡文帝有山池詩曰日暮芙蓉水聊登鳴鶴舟飛艫飾羽毦長幔覆緹油

停輿依柳息住蓋影空留古樹橫臨沼新藤上挂樓游魚向暗集戲鳥向槎流

羅浮無定所後漢郡國志南海郡博羅縣注有羅浮山自會稽浮往博羅山故置博羅縣鬱島屢遷移未詳按魏志邴原將家屬入海住鬱林洲山中不覺因風雨何時入後池樓臺非一勢臨甗自多奇楚辭層臺累榭臨高山雲生對戶石猨挂入櫚枝

山池應令

畫舸圖仙獸陳啓源曰晉書王濬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飛艎挂采旂左傳楚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顔延之詩祥飈被絲旂注絲旂旗名榜人事金槳曹植朔風詩誰

忘汎舟媿無榜人注刺船之人也釣女飾銀鈎細萍時帶檝低荷乍入舟猿啼知谷晚蟬咽覺山秋

別毛永嘉英華作別毛尚書字伯武滎陽陽武人也魏平江陵喜銳曰南史毛喜與宣帝俱還長安及宣帝即位歷丹陽尹吏部尚書委政於喜益見親重喜言無回避時皇太子好酒德喜常言之宣帝太子遂銜之即位後稍見踈遠至德元年授永嘉内史

願子厲風規歸來振羽儀嗟余今老病此別空長離白馬君來哭後漢范式傳張劭喪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曰是必范巨卿也黄泉我詎知繆襲挽歌朝發高堂上莫宿黄泉下陸機挽歌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徒

勞脫寶劒空挂隴頭枝烈士傳延陵季子解寶劒挂徐君墓栢樹

秋日別庾正員藝文作張正見

征途愁轉旆連騎慘停鑣朔氣凌疎木江風送上潮青雀離帆遠古詩青雀白鵠舫朱鳶別路遥後漢郡國志交阯郡十二城一名朱鳶惟有當秋月夜夜上河橋見樂府

新亭送別應令晉祖逖傳晉時南渡過江人士新亭飲宴

風吹臨伊水時駕出河梁野燎村田黑江秋岸荻黄隔城聞上鼓迴舟隱去橋神襟愛一作憂遠別流睇極清漳

地志漳水二一出上黨沾縣大黽谷名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名濁漳

和王舍人送客未還閨中有望

倡人歌吹罷對鏡覽紅顏拭粉留花稱疑作勝北堂書鈔釋名花勝言著之則勝御覽金勝一名金稱除釵作小鬟釋名叉枝也因形名之也綺燈停不滅

高扉掩未闔良人在何處光惟見月還

為羊兗州家人荅餉鏡兆鸞曰南史羊侃傳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魏正光中為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泰山太守初其父祉恒使侃南歸侃至是將舉濟河以成先志魏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泰山郡公長為兗州刺史侃斬其使大

同三年至建鄴授徐州刺史累遷侍中都官尚書侃性豪侈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

信來贈寶鏡亭亭似團月鏡久自逾明人久情逾歇取鏡挂空臺于今莫復開不見孤鸞鳥亡魂何處來見鸞鳥賦

詠織婦

纖纖運玉指脈脈正蛾眉振躡開交縷見樂府停梭續斷

絲北宫曰興苑陶侃嘗漁雷澤得一織梭簷前初月照洞户朱帷垂一作未垂帷弄機行掩淚彌令織素遲見鴛鴦賦

内園逐涼

昔有北山北樹穀曰後漢逸民傳法真字高卿扶風人也太守請見欲任以功曹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今余一作來東海東本見傳納涼高樹下直坐落花中狹徑長無迹茅齋本自空提琴就竹篠酌酒勸梧桐

鬬雞

季子聊為戲左傳季郈之雞鬬季氏芥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陳王欲騁才藝文類聚魏陳思王植有鬬雞詩花冠已衝力南越志雞冠四開如蓮花鳴聲清徹芥爪復驚媒鬬鳳羞衣錦兆鶩曰鄴中記錦署有鳳皇錦雙鸞恥鏡臺見鸞鳥賦陳倉若有信為覓寶雞來晉太康地志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如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媦媦亦語曰二童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之化為雌雉上陳倉北阪為石梁祀之

詠日華

朝暉爛曲池夕照滿西阪復有當晝景江上鑠光儀時

從高浪歇乍逐細波移一在雕梁上梁武帝碧玉歌杏梁日始照詎比扶桑枝淮南子日拂於扶桑

詠雪

瓊林玄圃葉淮南子崑崙山中有曾城九重有珠樹玉樹桂樹日南華廣志桂出合浦冬夏常青其類自為林間無雜樹交阯置桂園豈若天庭瑞揚雄劇秦美新上陳天庭輕雲帶風斜三農喜盈尺謝惠連雪賦盈尺則呈瑞於豐年六出儛崇花韓詩外傳凡草木之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明朝闕門外應見海神車樹屏曰金匱武王代紂都洛邑雨雪十餘日深丈餘甲子平旦有五丈夫乘五車從兩騎止門外尚父告武王曰五車兩

騎四海之神與河伯雨師耳

春日

岸煙起暮色岸水帶斜暉徑狹横枝度簾搖驚燕飛落花承步履吴兆宜曰釋名履禮也飾足以為禮流澗寫行衣何殊九枝蓋薄暮洞庭歸未詳

奉和簡文帝山齋梁簡文帝集山齋詩玲瓏繞竹澗間關通槿籬缺岸新成浦危石久為門北榮下飛桂南柯吟夜猿暮流澄錦磧晨冰照彩鸞

架嶺承金闕飛橋對石梁竹密山齋冷荷開水殿香山

花臨舞席水影照歌牀 闕

表

勸進梁元帝表

梁書大寶二年五月湘東王繹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十月太宗崩侯景僭位其明年二月王僧辯平侯景奉表勸進荅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五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湘東王猶不受八月兼散騎常侍聘魏使徐陵於鄴奉表勸進九月四方征鎮王公卿士復勸稱尊號猶謙讓未許表三上乃從之十一月丙子即皇帝位於江陵詔改太清六年為承聖元年

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 帝王世紀帝嚳崩摯於兄弟最長得登帝位封

異母弟放勲爲唐侯後政微弱而唐侯德盛乃造唐而致禪居代維賢終纂高皇之祚漢書諸呂既誅諸大臣謀曰代王高帝子最長仁孝寬厚乃迎立之無爲稱於革舄漢書東方朔曰孝文皇帝身衣弋綈之衣履革舄至治表於垂衣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而撥亂反正非閒前古漢高帝紀羣臣曰帝撥亂世反之正至如金行重作晉五行志董養曰白者金色國之行也中興書有晉金行奄君四海源出東莞晉書元帝父琅邪恭王覲祖琅邪武王仙武帝踐祚封東莞郡王炎運猶興漢高帝贊漢承堯運協于火德枝分南頓後漢光武紀南頓令欽生光武豈得掩顯姓於軒轅帝王世紀黃帝二十四子得姓者十四人皇甫謐曰黃帝居軒轅之邱故因以為名又以為號非才子於顓頊

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檮杌 莫不因時多難 左傳司馬侯曰或多難以固其國 俱繼神宗者也 書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勛華鳴謙同於旦奭握圖 一作褒 秉鉞 春秋合誠圖黃帝遊玄扈洛水上鳳皇銜圖置帝前帝再拜受圖書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胡渭生曰孝經援神契舜龍顙重瞳大口手握褒宋均注手中有褒字 將在御天 易時乘六龍以御天 玉勝珠衡 春秋命歷序神農戴玉理宋均曰玉理玉英玉勝也孝經援神契伏羲天目山準日角而連珠衡注衡中有骨表如連珠象玉衡星漢書音義眉上曰衡 徐樹本曰海錄碎事顏淵山庭日角曾子珠衡犀角 先彰元后 書元后作民父母 神祇所命非惟大室之祥 左傳楚共王無冢適曰當璧而拜者神所

立也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齋而長入拜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圖牒斯歸何止堯門之瑞班固典引應圖合牒窮祥極瑞漢書李倢伃居鉤弋宮生昭帝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昔聞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南史元帝諱繹武帝第七子也帝夢眇目僧執香爐稱託生王宮及生帝舉室中非常香有紫胞之異封湘東王鎮江陵任臣曰梁書元帝背生黑子巫媼見曰此大貴兆當不可言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見中庸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幾允文允武包羅羣藝見書擬茲三大老子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賓是四門舜典賓于四門歷試諸難書序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

試諸難作舜典咸熙庶績見書斯無間而稱也論語禹吾無間然矣南史累遷鎮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機務煩多軍書羽檄文章銘誥點毫便就殆不游手自无妄爲象繫辭无妄災也鍾禍上京梟獍虔劉晉書崔懿之謂靳準曰汝心如梟獍必為國患左傳吕相絕秦曰虔劉我邊垂宗社蕩墜銅頭鐵額興暴皇年魚龍河圖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竝獸身人語銅頭鐵額威震天下封豨修虵行災中國左傳申包胥曰吴為封豕長虵以薦食上國靈星所宅漢郊祀志三星為泰乙鏠旗命曰靈旗為兵禱太史奉以指所伐國下武其興詩下武維周望紫極而行號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春秋合誠圖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　渭生曰漢書李尋曰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劉琨勸進表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瞻

丹陵而殞慟帝王世紀堯母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于丹陵南史東魏高歡卒侯景與高澄不協奉表以河南十三州降梁遂據壽陽作亂攻陷臺城家寃將報天賜黃烏之旗墨子天錫武王黃鳥之旗國害宜誅神奉玄狐之籙黃帝出軍決帝伐蚩尤乃睡夢西王母遣道人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南史王僧辯討侯景次於大雷軍人杜稜夢雷池君周何二神乘朱航陳甲仗稱下討侯景尅李軼於河津後漢書馮異為孟津將軍軍河上以拒朱鮪李軼等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欲降不自安乃與異通書光武故宣露之鮪怒殺軼征陶謙於海岱魏志曹操父嵩避難在琅邪操迎之嵩輜重百餘兩陶謙別將守陰平掩襲嵩於華費間殺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皆屠之南史武帝為景所制憂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又立簡文帝

尋使彭偽進上囊而弑之滕公擁樹雄氣方嚴漢書夏侯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蹴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卒得脫張繡交兵風神彌勇魏志張繡與曹操戰殺操長子昂操中流矢敗走南史世子方等討河東王譽軍敗死之忠誠貫於日月渭生曰戰國策唐雎曰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此皆有志之士懷怒未發休祲見於天孝義感於冰霜冰霜用王祥郤行事如雷如霆見詩非貔非虎牧誓尚桓桓如虎如貔前驅効命詩為王前驅元惡斯殲胤征殲厥渠魁既挂膽於西州世說姜維死時見剖膽大如斗方燃臍於東市後漢書董卓築塢於郿號萬歲塢及誅暴屍於市守吏為大炷置臍中燃之光

明達暍蚩尤三塚寧誚嚴誅雲笈七籤軒轅本紀所殺蚩尤身首異處帝閔之令葬其首冢於壽張其肩髀冢在山陽其髀冢在鉅鹿王莽千剸非云明罰漢王莽傳莽在漸臺商人杜吳殺莽校尉公賓就斬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臠分之傳首詣宛　陳汭震曰禮記公侯有罪則殲剸青羌赤狄英雄記董卓說校尉賈龍擊劉焉焉出青羌與戰通鑑注青羌羌之一種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西河圁洛之閒號曰赤狄白狄同畀豺狼詩投畀豺虎胡服夷言趙世家武靈王胡服騎射左傳衛侯輒歸效夷言咸為京觀左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於是乎有京觀南史王僧辯入據建康侯景奔吳羊侃子鵾殺景送屍建康傳首江陵暴屍於市民爭食之并骨皆盡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祀愔愔方承多福詩邦畿千

里又濟濟多士班固東都賦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治馬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東晳補亡詩愔愔我王紹文之緒善曰左傳祈招之愔愔杜預曰愔愔安和貌詩綏以多福

自氤氲混沌之世驪連栗陸之君

繫辭天地絪縕萬物化生三皇本紀自人皇以後有五龍氏燧人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蓋三皇已來有天下者之號

卦起龍圖

三皇本紀宓犧氏有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始畫八卦

文因鳥迹

晉衛恒書勢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迹始作書契

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

三皇本紀炎帝神農氏以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五帝本紀黃帝軒轅氏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

堯誓湯征咸用干戈

之道大禹謨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仲虺之誥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星躔東井時破崤潼漢書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東井秦之分野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奉皇帝璽降於軹道傍雷震南陽初平尋邑後漢光武紀世祖與二公陣二公兵走北殺司徒王尋昆陽城中兵亦鼓譟而出會大風雷雨二公大衆遂潰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文選注三靈天地人也救四海之羣飛揚雄劇秦美新海水羣飛注喻大亂也赫赫明明龔行天罰見書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益晨暎姚鄉呂氏春秋虞舜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孔安國曰瞽叟妻握登見大虹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姓姚甘露如珠朝垂原寢後漢書明帝永平中

甘露降於原陵按光武葬於原陵

芝房感德咸出銅池漢書武帝作芝房之歌又宣帝時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

蓂莢伺晨無勞銀箭帝王世紀堯時有草夾階而生隨月生死以占日月之數名曰蓂莢尸子使雞伺晨陸陸新漏刻銘云每旦晨興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又金徒抱箭南史大寶二年十月辛丑朔紫雲如蓋臨江陵城

重以東漸玄菟漢武帝紀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

西踰白狼晉地理志高雲以并州刺史領白狼

高柳生風後漢郡國志代郡十一城一名高柳

扶桑銜日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樹長數千里一千餘圍張尚玠曰淮南子日拂於扶桑

莫不編名屬國歸貢鴻臚後漢百官志承秦有典屬國別主四方夷狄朝貢侍子成帝省并於大鴻臚

荒服來賓國語蠻夷要服

戎狄荒服遐邇同慶南史大寶二年九月己亥盤盤國獻馴象其文昭武穆左傳富辰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跗萼也如彼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箋承華者曰鄂跗鄂足也地平天成書地平天成功業也如此

久應旁求掌故漢舊儀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乙科補掌故司馬相如封禪文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咨詢天官周禮天官冢宰斟酌繁昌魏志文帝受禪爲壇於繁陽黃初元年改潁陰之繁陽亭爲繁昌縣經營高邑後漢光武紀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即皇帝位因改鄗曰高邑宗王啟霸非勞武德之侯魏志明帝紀帝諱叡年十五封武德侯黃初七年立爲皇太子丁巳即皇帝位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中華古今注秦制出

警入蹕後漢安帝紀帝父清河孝王慶殤帝崩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鄧騭定策拜帝為長安侯即皇帝位揚龍旂以饗帝魯頌龍旂承祀御鳳扆以承天周禮掌次職王大旅上帝則張氊案設皇邸鄭司農曰皇羽覆上邸後板也玄謂後板屏風與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為之疏言後板者謂為大方板於坐後畫為斧文言屏風若據漢法況之歷數在躬大禹謨帝曰天之歷數在汝躬疇咨為讓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去月二十日兼散騎常侍柳暉等至鄴齊神武帝紀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伏承聖旨謙沖為而不宰老子生而不有為而不宰是謂玄德或云洛陽未復杜氏通典魏文帝受禪後修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氊殿青帷以為門設樂饗食

後遷洛陽依漢舊事函谷無泥見樂府旋駕金陵初學記江寧縣楚之金陵邑也吳晉宋齊梁陳六代都之方膺天眷南史十一月丙子帝即位於江陵下詔將還建康胡僧佑等諫止之

愚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左傳注杜預曰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帝王世紀少昊帝名摯降居江水邑於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號金天氏漢祖殷宗皆無恒宅漢高帝紀帝西都洛陽戍卒婁敬說上都關中張良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殷本紀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居西亳復居成湯之故居適五遷無定處

登封岱嶽且署明堂漢武帝紀上登封泰山降坐明堂　陳鍔曰孝經援神契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上員下方八窗四闥在國之陽　兆寬曰大戴禮明堂几有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總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

巡狩荊州時行司

隸後漢竇武傳桓帝巡狩南陽以武府掾胡騰為護駕從事騰上言臣請以荆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妄有干欲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王宮蜀志諸葛亮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南望牛頭方稱天闕一統志牛頭山在應天府一名牛首山有二峯東西相對晉元帝初作宮殿王導指雙峯曰此天闕也故又名天闕山抑又聞之玄圭既錫禹貢禹錫玄圭蒼玉無陳周禮大宗伯之職蒼玉禮天黄琮禮地乃棫樸之愆期詩芃芃棫樸非包茅之不貢左傳管仲對楚曰爾貢苞茅不入寡人是征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孫竹之管無聞方澤周禮大司樂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降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

方丘奏之則地示皆出漢郊祀志武帝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乙諸鬼神置祭具以致天神豈不懼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振萬邦之命賈逵國語注振救也豈可逡巡固讓公羊傳齊侯逡巡而謝樹敏曰漢外戚傳耿育疏太伯見歷知適逡循固讓方求石戶之農皇甫謐高士傳石戶之農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石戶夫負妻戴攜子入海高謝為君左思魏都賦高謝萬邦徙引箕山之客高士傳許由字武仲聞堯致天下而讓焉乃遯於潁水之陽箕山之下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又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率土翹瞻詩率土之濱廣雅翹舉也蒼生何望書益稷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昔蘇季張儀違鄉負俗尚復招

三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秦史記蘇秦傳秦字季子東周洛陽人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行過雒陽車騎輜重擬於王者秦喟然歎曰使吾有雒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張儀傳儀魏人也入秦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漢書武帝詔士或有負俗之累會稽典錄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是楚宛三户人佯狂倜儻負俗李斯上秦主書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

況臣等顯奉皇華詩皇皇者華遣使臣之詩也親承朝命珪璋特達聘義以珪璋聘重禮也通聘河陽曹植送應氏詩置酒此河陽晉地理志河内郡領河陽縣貂珥雍容漢官云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漢因之皆銀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貂璫尋盟漳水左傳會於癸丘尋盟且修好也魏都賦北臨漳滏加牢賜館左傳士鞅來聘加四牢焉為十

一牢隨世汙隆禮記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瞻望鄉闕誠均休戚盧諶詩義等休戚但輕生不造謝朓詩輕生詠昭洒詩遺家不造命與時乖忝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擯左傳晉行人子員對鄭曰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禹貢三危既宅注三危在雍州之西南境即舜竄三苗之地山有三峯高甚危故名三危本傳太清三年蕭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承間內殿事絶耿弇之恩後漢書蕭王幸溫明殿耿弇請間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聖公敗必不久王曰卿勿妄言我告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耳封奏邊城私等劉琨之哭晉書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翼戴晉室遣右司馬溫嶠奉表詣建康勸進不勝區區之至謹拜表以聞

讓五兵尚書表本傳天嘉四年遷五兵尚書領大著作

臣聞仲尼大聖猶云書不盡言見繫辭士衡高才尚稱文不逮意語見文賦臣比衰疴自積思緒茫然頗託朋遊為裁章表雖復陳琳健筆未盡愚懷魏文帝書孔璋章表殊健孫惠詞人頗加繁飾晉書孫惠好學有才識以書干東海王越為記室參軍所以高天緬邈陸機擬古詩緬邈若飛沉弗降昭回詩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瞻拜絲綸更增憂憒臣雖不敏弱冠登朝伊昔承華初學記太子之門曰承華豫遊多士晚逢興運爰濫寵私爾時四郊多壘見禮記七雄分爭

正義王赧卒後天下無主三十五年七雄竝爭至秦始皇立天下一統國家制度日不暇給班固兩都賦序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趙公論受命之宜隨邑奏升壇之禮未詳而參聞祕計弗解單于之兵漢陳平傳高帝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開其計祕世莫得聞飛箭馳書未動聊城之將魯仲連傳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箭以射城中燕將自殺不期枚乘老叟忽降時恩漢枚乘傳武帝以安車蒲輪徵乘馮唐暮年見申明主漢書武帝求賢良舉馮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擢宰京邑朝坐棘林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遂致洛陽無雨

東觀漢記永初二年三月京師旱至五月和熹鄧太后幸洛陽省獄舉寃未還宮澍雨大降非比長安多盜漢張敞傳以敞守京兆時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問敞故以為可禁其宜屏錮用真嚴科猶處名僚久為叨竊但著書天祿雖如劉向漢劉向傳向當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以青藜火照之曰太乙之精聞卯金之子好學故下觀朔望登朝轉同王隱未詳案漢張禹傳禹領尚書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其於朽劣尚可從容司會文昌邈然非據周禮天官司會之職鄭玄曰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言之長若今之尚書矣　謝聲曰荀綽晉百官表注尚書為文昌天府

讓散騎常侍表 本傳天嘉六年除散騎常侍

臣聞五十知命宗師之格言見論語六百辭滿通賢之高槩姜宸英曰漢兩龔傳邴漢兄子曼容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昔墨子諸生褰裳救楚淮南子楚將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趨而往一日一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裳裹之至郢見楚王魯連隱士高論却秦魯仲連傳仲連難新垣衍以秦為帝秦軍爲却況乎謬蒙知己戰國策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己容寧無感激洪私過誤寘以通班司憲文昌見上遂諧常伯晉職官志侍中於周為常伯之任今者昆吾小器諦視不見玄黃未詳鈞天竝奏靜聽能聞鐘鼓趙世

家簡子病二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雖神農分藥補三皇本紀神農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百藥岐伯提鍼司馬相如賦詔岐伯使尚方張揖曰岐伯者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也冥衆因緣難可匡救陛下嗣臨寶歷光闡大猷屬意銓衡留情樲棫詩芃芃棫樸薪之槱之燕臺聚玉儻不精真闞子宋愚人得燕石以爲大寶藏以華篋十重緹巾十襲客見掩口盧胡而笑齊客吹竽諒宜澄簡韓子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悅之廩食以數百人南郊奉乘當求鄭默之才晉鄭默傳默爲散騎常侍武帝出祀南郊詔使默參乘西省文辭應用羅含之學晉羅含傳含累遷散騎常侍侍中少嘗晝臥夢鳥入口藻

恩日新謝尚稱為湘中之琅玕

讓左僕射初表本傳大建元年除尚書右僕射二年遷左僕射陵抗表推周弘正王勱等固辭累日陵乃奉詔

臣聞七十之歲揚雄擬經漢書揚雄以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六十之年平津對策漢書公孫弘對策金馬門後為丞相封平津侯若斯強壯無斁耆老臣勵當作勱詳碑則冑華軒冕才允卿相出納流譽舜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朝野共瞻臣弘正南史周弘正字思行至江陵王僧辯飛騎迎之相見歡甚即日啓元帝授黃門侍郎直中書省俄還左戶尚書加散騎常侍太平元年授侍中領國子祭

酒遷太常卿都官尚書陳宣帝即位遷特進領國子祭酒國老儒宗左傳季孫謂仲尼曰子為國老樹本曰後漢書樓望教授不倦世稱儒宗情尚虛簡玄風勝業獨王當年臣鍾當作種南史張種字士苗永從孫也種少恬靜居處雅正傍無造請景平初司徒王僧辯以狀奏請為中從事陳武帝受禪為太常卿歷位左戶尚書侍中中書令金紫光祿大夫氣懷沈密文史優裕漢書東方朔曰臣朔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東南貴秀朝廷親賢竝見壯猷詩方叔元老克壯其猷皆宜左執若漢武好少則微臣已老漢書顏駟龐眉皓髮為郎武帝問之對曰陛下好少臣已老若周文愛老則有此羣才齊世家呂尚年老以漁釣干西伯伏願天明更謀梓匠求其妙選

稱是能官

讓右僕射初表 本傳大建元年除尚書右僕射

加以言尋盟好仍屬亂離先零盜其牛馬漢蘇武傳武字子卿單于幽武置大窖中絕不與飲食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至海上仗漢節牧羊後丁零盜武牛羊武復窮厄烏孫竊其印綬漢常惠傳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子卿茹雪叔向爲凶未詳雖復東歸備罹此厄昔李廣遺恨不值漢初漢李廣傳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甯戚自悲不逢堯禪呂氏春秋甯戚飯牛歌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臣隨望聖運實在權

興（爾雅權輿始也）時參決勝之籌（漢書高帝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頻奏發兵之讖（後漢光武紀同舍生彊華奉赤伏符至曰劉秀發兵捕不道）當塗錫命非無董昭之誠（魏志董昭傳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典午禪文（蜀志譙周常書版示文王曰典午忽兮典午者謂司馬也魏書云陳留王咸熙二年二月詔羣公卿士具儀設壇於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於晉嗣王如漢魏故事）不降張華之實

為王儀同致仕表

尺波歸海恒歎不居（陸機長歌行尺波豈徒旋注喻年命流行曾無止息也）爝火

為薪猶悲假續高士傳堯舜致天下而讓許由曰十日並出而爝火不息其光不亦難乎況復星回日薄遒人有乙告之言劉勰新論天回日轉其謝如矢顧澗曰古樂府白日薄西山鐘鳴漏盡前史有夜行之誡魏志田豫荅司馬宣王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也五陵鼎族家傳軒冕班固西都賦注高惠景武昭帝五陵在北士人多宅於此四姓卿侯榮由恩澤後漢明帝紀四姓小子侯注尚書以上為甲姓九卿方伯為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虛名靡實世官非才書官人以世年力方強不能辭退今三元肇慶玉燭寶典正月一日為元日亦云三元六呂司春得奉萬壽之杯漢兒寬傳武帝東封泰山還登

明堂倪寬上壽曰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預參百辟之禮便釋朝衣謹遵初服同孔光之杖載遊戶庭漢孔光傳光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賜太師靈壽杖入省中用杖廣德之車方懸私館漢書薛廣德為御史大夫免賜安車駟馬歸沛沛以為榮懸其安車示子孫

為始興王讓瑯邪二郡太守表隋書南海郡曲江縣注舊置始興郡東海郡朐山縣注舊曰朐置瑯邪郡烔曰南史文帝諸子傳始興王伯茂字鬱之文帝第二子也初武帝兄始興昭烈王道談仕梁為東宮直閣將軍侯景之亂援臺中流矢卒紹泰二年贈南兗州刺史封義興郡公謚曰昭烈武帝受禪重贈太傅改封始興郡

王道談生文帝及宣帝宣帝以梁承聖未還於長安至是武帝逐以宣帝襲封始興嗣王以奉昭烈王祀武帝崩文帝入纂帝位時宣帝在周未還文帝以本宗乏饗徙封宣帝為安成王封伯茂為始興王以奉昭烈王祀

甫離懷袖班倢伃怨歌行出入君懷袖裁脫綺紈漢書班伯在綺襦紈袴之間注貴戚子弟服適荷隆私使膺珪組執玉不趨摳衣未勝曲禮執玉不趨又兩手摳衣去齊尺論語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自甘泉通火漢書文帝時匈奴使騎兵入燒回中宮烽火及甘泉宮細柳屯兵漢書周亞夫軍細柳注長安有細柳聚旁帶戎臣頗同疆埸左傳疆埸無主則啓戎心言瞻漢草迺曰中州未詳按漢書胡中草白昭

君家草獨青

遥望胡桑已成邊郡曹植豔歌出自薊北門遥望胡地桑誠復居藩體國應思馬駿之功晉書扶風王駿鎮關中善撫御有威恩論地惟親宜慕曹彰之勇魏志任城王彰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太祖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移檄

為護軍長史王質移文南史王質傳質字子貞梁世以武帝甥封甲口亭侯陳宣帝輔政為司徒左長史北史附庸傳後梁蕭巋嗣位之五年陳湘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朔並來附皎送其子玄響為質於巋仍請兵伐陳巋上言其狀武帝詔衛

公直督荆州總管攝景宣大將軍元定等赴之鄴亦遣其柱國王操率水軍二萬會皎於巴陵既而與陳將吳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没鄴大將軍李廣等亦為陳人所擄長沙巴陵竝陷於陳初華皎戴僧朔從衛公直與陳人戰率其麾下數百人歸於鄴以皎為司空封江夏郡公

比金風已勁玉露方團宜及窮秋幸踰高塞當使孤旌不反隻騎無還公羊傳秦伯將襲鄭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非止湯羅帝王世紀湯出見羅者命解其三面而置其一面漢南諸侯聞之咸曰湯澤及禽獸歸者三十六國豈知堯德堯典克明峻德其承比年民墊書下民昏墊仍歲蘊隆詩旱

既太甚蘊隆蟲蟲

粒粟貴於隨珠說苑墨子謂滑釐曰今出年有欲與子隨侯之珠者又欲與子一鍾粟者子將何擇滑釐曰粟可取也

分糜之於齊鼎封氏見聞録青州南城佛寺有二大鑊大者容四十石小者容三十石舊傳寺即孟嘗居宅鑊即用以待食客者後毁為兵器

且氏羌旅拒後漢馬援傳援曰黠羌欲旅拒

巳跨伊瀍漢書三川注河洛伊也隋書豫州河南郡河南縣注有瀍水

胡羯馮陵後漢吳漢傳居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左傳馮陵我城郭

方踰汾潞隋書冀州文城郡注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為汾州上黨郡注後周置潞州

刺虎之勢時期卞生陳軫傳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曰此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而刺之莊子

拾蜂之機彌驗蘇子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果有兼虎之功

曰今者來過川蚌方出曝而鷸啄之兩不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但國家體兹明信左傳苟有明信有同皦日詩王風謂予不信有如皦日豈惟風雨之旦猶救匹夫宵夢之言無欺幽壤未詳按列士傳羊角哀與左伯桃為友俱往仕楚至梁山逢雪糧盡度不兩全遂并糧與哀至楚楚用為上卿後收葬伯桃伯桃墓逼荆將軍陵而伯桃告云吾日夜被荆將軍伐之哀乃加兵未勝云我向地下看之遂自刎死琴操其思革子對楚王曰臣友三人石文子叔愆子竊慕大王高義欲俱來詣至於嶔巖之間逢飄風暴雨衣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子不以臣為不肖推糧與臣二子遂凍飢而死賊華皦近以臨蕃有譴作牧無童疑作勳既懼檻車之徵魏鄧艾傳詔書檻車徵艾便憂齊斧之戮魏文帝紀注令曰方將整以齊斧

遂乃治兵楚夢漢司馬相如傳楚有七澤其小者為雲夢方九百里竊載干戈樂記倒載干戈傍引西戎禹貢西戎即敘共謀東夏左傳闞君將靖東夏偽周遣其衛國公宇文直等總統獯獫為其羽翼漢張良傳上曰羽翼已成難動矣醜徒濟岸來攻郢城逆豎浮舟同趣夏浦本傳周武帝遣柱國長湖公元定攻圍郢州梁明帝授任蠻奴巴陵內史潘智虔岳陽太守章昭裕桂陽太守曹宣湘東太守錢明並隸於皎又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因為之用王師艤櫂素在中流羣帥爭驅應時殲蕩左傳門官殲焉注杜預曰殲盡也本傳慮皎先發乃前遣明徹率衆三萬乘金翅直趣郢州又遣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率衆五萬乘大艦繼之羌胡寶馬史記李斯上書曰中廄之寶馬

臣得賜之縱橫七澤之中見上荊楚樓船彌滿三江之上漢武帝紀路博德等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山海經注江湘沅水皆會巴陵洞庭陂號三江口俘禽所獲水陸無遺華皎摧自剱徼本傳皎起自下吏叨居藩翰情懟犬馬罔顧恩靈翻執干戈自圖家國聞諸間諜左傳晉人獲秦諜注諜間也今謂之細作具彼鄰謀乃授冬官周禮冬官大司空之職以佐王富邦國即為鄉導魏志太祖北征烏丸令田疇將其衆為鄉導雖傷仁義之俗非敢有私期和與國之情猶冀無失

移齋文南史淳于量傳華皎構逆以量為征南大將軍西討大都督總率大艦自郢州

樊浦拒之敀平弁降周將長湖公元定等詳前移

獲去月二十日移承邊寇平殄同懷慶悦眷言鄰睦深副情佇夫天網之大（老子天罔恢恢疎而不漏）固無微而不禽神武之師（魏王粲詩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本無征而不克至如戎王傾其部落（漢匈奴傳秦昭王時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逆豎道其鄉關非厥英圖殆難戡翦況復洞庭遐曠兵食殷阜西窮版屋北鑿氊廬（詩在其版屋漢書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聲冠苻姚勢兼聰勒（苻秦姚後秦聰漢勒後趙俱東晉僭國見晉書）庸蜀寶馬彌山

不窮巴漢樓船陵波無際曹植洛神賦凌波微步木華海賦萬里無際詳前移我之元戎上將協力同心承稟朝謨致行明罰為風為火殪彼蒙衝吳志周瑜傳與曹公遇於赤壁黃蓋取戰艦數十艘實以薪草灌膏油其中同時發火時風甚猛悉延燒岸上營落軍遂敗退如霆如雷語見詩擊其舟艦羌兵楚賊赴水沈沙棄甲則兩岸同奔橫尸則千里相枕江川盡滿壁雎水之無流漢高帝紀羽敗漢兵雎水上水為之不流原隰窮胡等陰山之長哭漢匈奴傳郎中侯應曰冒頓單于依陰山治兵器後武帝奪其地匈奴過者未嘗不哭於是黑山叛邑見與王僧辯書諸城洞開陸機漢高祖功臣頌胡馬洞開白石

連羣未詳後漢段熲傳雜種羌屯聚白石注白石山今蘭州東　銳曰北史鄧至者白水羌也世為羌豪因地名號自稱鄧至投戈請命揚雄解嘲解甲投戈長沙鵩鳥靡復為妖漢書賈誼為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鵩不祥鳥也湘川石燕自然還僊湘中記零陵有石燕遇雨則飛止還為石克翦無算縲禽不貲欲計軍俘終難巧歷莊子巧歷不能得所獲龍駒驥子百千其羣更開首蓿之園述異記張騫苜蓿園今在洛中苜蓿本胡中菜也騫於西戎得之方廣騊駼之廄漢百官公卿表注漢舊儀云天子六廄未央承華騊駼騎馬輅軨大廄也馬皆萬匹於是衛霍甘陳虬髭瞋目衛衛青霍霍去病陳陳湯甘甘延壽見漢書晉桓温傳劉惔稱温曰温鬢如蝟毛磔

蜀志張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

心馳隴路志飲河源乘勝長驅未知所限豈如桓溫不武棄彼關中

晉書桓溫入關王猛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且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初溫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

殷浩無能長玆羌賊

晉書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徙之信安浩既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方且西踰酒郡抵我境而置邊亭東畧鹽池為齊朝而反侵地

史記大宛傳燉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漢地理志酒泉郡注武帝太初元年開應劭曰其水

若酒故曰酒泉也又河東郡安邑縣注鹽池在西南此政亦翦妖氛未窮巢窟便

聞慶捷娩佩良深

檄周文南史吳明徹傳太建九年詔明徹北征軍至吕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彦率衆拒戰

主上恭膺寶歷嗣奉瑤圖既稟聖人之材兼富神武之畧又安兆庶共靖戎華用戢干戈詩載戢干戈永銷鋒鏑後漢陳龜年傳疏曰守塞候望懸命鋒鏑況復追惟在楚無忘玉帛之言軫念過曹猶感盤飱之惠左傳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乃饋盤飱置璧焉公子受飱反璧及

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其何以報君陳宣帝諸子傳始興王叔陵魏克江陵宣帝還關右宣帝之還以後主及叔陵為質天嘉三年隨後主還朝梁承聖中生於江陵年馳玉節之使周禮掌節守邦國用玉節　炯曰公羊傳陳乞謂陽生曰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歲降銀車之恩未詳庶使懷音徽悟知感而反其藏匿招我叛臣謂華皎等也詳前移翊從瀟湘空竭關隴荊梁左右漢沔東西隋書荊州沔陽郡沔陽縣注梁置沔陽營陽州城三郡籲地呼天後漢張奐傳寃則呼天窮則叩心望佇哀救夫一人掩泣猶愴滿堂說苑聖人於天下也譬猶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百姓為心彌切宸

宸心以百姓爲心 老子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爲心 大都督吳明徹台司上將德茂勳高威著荆湘 本傳宣帝詔授明徹都督湘州刺史仍與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等討平華皎 化聞庸蜀 本傳文帝詔以明徹爲江州刺史隋書梁州隆山郡隆山縣注舊曰犍爲置江州 叱咤而平宿豫吹噓而定壽陽 漢韓信傳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隋書徐州下邳郡宿豫縣注舊置宿豫郡後漢鄭泰傳孔公緒噓枯吹生隋書揚州淮南郡領壽春縣按壽陽晉郡名治壽春縣 樹屏曰後漢皇甫嵩傳閻忠曰指撝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陳宣帝紀太建五年三月以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畧地北邊冬十月吳明徹克壽陽城斬王琳傳首建業本傳齊遣王琳拒守也七年進攻彭城軍至呂梁又大破齊軍八年進位司空 席卷江淮無淹駐望 李陵與蘇武詩安知

非日月弦望自有時

啓

安成王讓録尚書表後啓　梁宗室傳安成康王秀字彦達文帝第七

子也仕齊為太子舍人天監元年封安成郡王六年為江州刺史尋遷荊州刺史加都督魏縣瓠城人反殺豫州刺史司馬懷悅引司州刺史馬仙琕仙琕籤荊州求應接衆咸謂宜待臺報秀即遣兵赴之十三年為郢州刺史加都督郢州夏口常為戰地多暴露骸骨秀於黄鶴樓下祭而埋之時司州叛蠻田魯生魯賢超秀據蒙籠來降武帝以魯生為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為北境扞蔽而魯生超秀互相讒毀有去就

心秀撫喻悵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遷雍州刺史在路薨喪至都贈司空謚曰康隋書揚州廬陵郡安復縣注舊置安成郡

臣聞閒平就國乃盛漢之常儀後漢光武十王傳東平王蒼建武十七年進爵蒼自以至親輔政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永平五年乃許還國章帝八王傳河閒孝王開以永元三年封延平元年就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

郕霍無官實宗周之明典左傳五叔無官豈尚年哉

何則皇季之重非待歷階王爵之隆自高羣辟況臣戢翼要荒吳越春秋扶同曰鷙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詳斷進表見詩

亟離寒暑進慙趙勝能定楚從趙平原君傳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

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退匪齊文馳免秦厄史記齊田文自秦逃歸王悔追之關法雞鳴乃出客時尚早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雞鳴者野雞皆應之乃脫

固以內切皇心外貽家恥甘輸重餌降禮單于漢賈誼傳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真德秀曰新書以主匈奴下陳三表五餌而史削之

列城十五如請和璧趙藺相如傳秦王欲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璧藺相如奉璧見秦王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因紿璧卻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因持璧睨柱秦王恐破璧乃謝相如

市鄉三十聊同寶劒越絕書越王句踐有寶劒五其一曰純鈞客有

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驟馬千四千户之都二武夫力而獲諸原微臣還而反諸敵瞻言馬駿著隴右之功見讓表追念曹彰克烏桓之寇魏志代郡烏丸反彰乘勝逐北至於桑乾前王子弟若此勳庸偏其反而見論語豈可勝媿

謝敕賚燭盤賞答齊國移文啓

昔班彪草移後漢班彪傳竇融曰所上章奏皆從事班彪所為阮瑀裁書魏文帝書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按瑀字元瑜馳譽當年遂無加賞非常大賚始自今恩雖賈逵之頌神雀東觀漢記永安中神爵集京師帝敕蘭臺給筆札令賈逵

作神爵頌拜爲郎竇攸之對鼮鼠竇氏家傳世祖與百僚大會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焚之光澤世祖問羣臣莫知惟攸對曰名鼮鼠見爾雅賜帛百匹漢臣射覆之言漢書上嘗使諸數家射覆東方朔連中輒賜帛魏士投壺之賦魏畧邯鄲淳作投壺賦千餘言文帝賜帛千匹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官燭斯燃更慙良吏謝承後漢書巴祇爲揚州刺史與客坐闇中不燃官燭宵光可學乃會耆年說苑師曠曰老而學者如秉燭之光臣職居南史左傳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身典東觀後漢和帝紀永元十三年春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謹述私榮傳之方策

謝敕賜祀三皇五帝餘餕啓

竊以甘泉之殿舊禮義軒漢郊祀志武帝作甘泉宮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甘泉更置前殿宣帝即位立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成帝時匡衡奏罷之又公孫卿言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長樂之宮本圖堯舜漢官儀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皇后稱長秋宮　樹屏曰藝文類聚陳思王畫贊序昔明德馬皇后帝嘗從觀畫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帝曰嗟乎羣臣百僚恨不得為君如是帝顧而笑自東京晚世曠代無聞西漢盛儀復睹今日金壺流十旬之氣韻書九醞十旬酒名玉案備千品之羞楚漢春秋淮陰侯曰漢王賜臣玉案之食昔絳羅為薦既延王母漢武故事帝齋於尋真臺設紫羅薦夜二更後西王母至紫蓋為壇允招太乙漢郊祀志武帝時亳人繆忌奏

祀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成帝時丞相衡言甘泉泰時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又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同斯爽號理致衆星臣以餘年豫聞清祀如陪瑤席沈約集賽蔣山廟文楊玉桴布瑤席遂飲瓊漿真誥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

謝兒報坐事付治中啓

夫拾金樵路高士所羞吳越春秋延陵季子出遊於齊見道傍遺金有披裘采薪者季子呼薪者取彼地金薪首曰吾當夏五月而薪豈取金者哉整冠李下君子斯慎古詩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兒報不能謹潔敢觸嚴網右

趾鐵繫事允法科漢食貨志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釱左趾韋昭曰釱以鐵為之著左趾以代刖也左校論輸實繇恩宥後漢皇甫規傳規以餘寇不絕論輸左校漢官儀左校署屬將作大匠老臣過庭之訓見論語多謝古賢折笄之杖國語范文子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三知焉武子擊之以杖折其委笄有媿前達

謝賚曆啓

臣昨既陪羽獵仍宴上林固謝長卿之文彌慙子雲之賦漢書司馬相如字長卿有上林賦揚雄字子雲有羽獵賦預割鮮禽已同鹽浦司馬相如子虛賦鶩於鹽浦割鮮染輪頻蒙大齎更異梁王晉書梁孝王彤謂王銓曰我從

兄為尚書令不能啖大臠銓曰大臠為誰曰盧播詰旦歸來猶為飽飫虞衡所獻復降令恩周禮冬官山虞林衡川衡澤虞掌山林川澤之政令賜細君以為歡漢東方朔傳朔曰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抑何仁也非屠門而大嚼桓譚新論關東鄙語曰知肉味美則過屠門而大嚼

謝東宮賚蛤蜊啓

船俗嚴戈漢南粵傳注粵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漁人資設詩魚網之設于彼海童左思吳都賦海童於是宴語注海童海神也冒茲水豹望樓闕之氣得波潮之下漢書海傍蜃氣象樓臺

謝賚蛤啓

鴻化生蛤雀入猶新（月令季秋之月爵入大水為蛤）纔變秋成已聞冬

獻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徐孝穆集箋註卷二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呂長生

徐孝穆集箋注卷二

陳 徐陵 撰

吳江吳兆宜註

書

為貞陽侯與太尉王僧辯書

梁宗室傳蕭明字靖通長沙王懿之子也封貞陽侯王僧辯納之改承聖四年為天成元年及陳霸先殺僧辯復奉晉安王以明為太傅明年齊人徵明霸先遣使送明疽發背死後齊文宣追兵納永嘉王莊主梁祀追謚明曰閔皇帝南史王僧辯字君才承聖三年二月詔以僧辯為太尉車騎大將軍

昔自天狼炳曜非無戰陣之風參虎揚芒便有干戈之務天官書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兊曰罰為斬艾事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至於夏鍾夷羿左傳魏莊子曰昔有夏之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人而代夏政周厄犬戎周本紀申侯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殺之驪山下索隱曰在新豐縣南故驪戎國也漢委珠囊初學記鄭玄注日月遺其珠囊云珠謂五星遺其珠囊者日月失度也秦亾寳鏡尚書考靈耀秦失金鏡鄭玄注金鏡喻明道也彰於史籍可得而聞未有國家殲危遂若當今者也我大梁膺龍圖而受命帝王世紀神農本起烈山故曰烈山氏一曰厲山氏黄帝代之於時河出龍圖御鳳邸以承天見勸進表軒頊比

於諸侯五帝本紀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注索隱曰降下也言帝子為諸侯湯武方於兒戲漢書文帝曰向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三光有乂見勸進表四海無波韓詩外傳成王時有越裳氏重三譯而朝曰天之不迅風雨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玆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靈貺咸臻後漢光武贊靈貺自甄表裏禔福頌延年詩序上膺萬壽下禔百福非日非月蒼生仰其照臨詩日居月諸照臨下土如雲如雨天下蒙其恩蔭易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而屯亨有數易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剥極為災後漢董卓傳贊過剥成災梟獍豺狼晉崔懿之傳懿之謂靳準曰汝心如梟獍

必為國患後漢書張綱還侍御史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貍遂奏大將軍梁冀兄弟罪惡京師震慄肆逞兇逆後主誕資上聖光啓中興大翦仇讎左傳今令尹不尋諸仇讎方平宗社謂元帝滅侯景雖復瀟湘舉斧梁元帝集敕王僧辯曰黑泰違盟忽便舉斧樹穀曰南史王琳為湘州自疑及禍使長史陸納率部曲赴州身詣江陵王下琳吏納據湘州以叛王僧辯蕭循等討平之庸蜀彎弓漢匈奴傳士能彎弓炯曰南史武陵王紀武帝第八子也大寶二年僭號於蜀率眾東下王僧辯陸法和等討平之凡厥兇徒誰不殲撲豈圖天未悔禍喪亂薦臻羌虜無厭乘此多難虔劉我南國蕩覆我西京謂于謹陷江陵奉聞驚號肝膽崩潰雖復金

行版蕩火政論亾見勸進表綠林青犢之羣後漢書王莽末新市人王匡王鳳及馬武王常成丹等起兵藏於綠林山中又鄧禹說大司馬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黑山白馬之卒魏志張燕慓悍捷速過人軍中號為飛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英雄記公孫瓚每聞邊警輒厲色作氣常乘白馬又選數十白馬為騎射之士號曰白馬義從胡人甚畏之相告曰避白馬長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殽八王故事書名也紀載晉事按晉書司馬氏骨肉相殘政亂朝危如汝南王亮楚王瑋趙王倫齊王同長沙王乂成都王穎河間王顒東海王越九州春秋誰云禍亂司馬彪作九州春秋紀漢末事昔隆周從播皆憑晉鄭之功左傳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彊漢阽危終假虛牟之力漢高五王傳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欲從

中與大臣為內應誅諸呂今者武皇之子無復一人貌是孤孫北史于謹傳初梁元帝於江陵嗣位其兄子岳陽王詧時為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詧遂結隙據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還同三叛周本紀周公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等子頹而為暴左傳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鄭伯遂以王歸處於櫟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遂納王同劉芳而入關漢紀劉芳安定三川人本姓盧王莽末天下咸思漢芳由是詐自稱武帝後變姓名為劉文伯後與三川屬國羌胡起兵北邊乞命諸戎勢何支久孤宗室之長爰自布衣南史宣武王懿東昏賜樂與弟融俱殞又宣武之難業與二弟俱逃匿免皇運之初彌承天德何則據鞍輟哭雖紹霸圖吳書孫策為許

貢客所害權悲號未見事張昭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乃易權服扶上馬使出巡軍按策追諡長沙桓王獨居掩涕終討家怨後漢書光武長兄縯字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自縯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孤二三昆季按南史懿長子業字靜曠業弟藻字靖藝藻弟猷猷弟朗字靖徹朗弟明也方夫戴天禮記父之讎弗與共戴天被此恩慈如何酬荅所以徐彭之役不忝輕軀梁蕭淵明傳武帝既納侯景大舉北侵詔督諸軍趣彭城淵明師次呂梁十八里作寒山堰以灌彭城水及於堞不沒者三版哀荷之誠久聞朝聽南史魏人求和親以貞陽侯換侯景況復邦家不造見勸進表至此橫流孟子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詳卷四宗社無依何所逃責班固諸侯王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

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因以提戈負劒晉中興書桓溫父被害溫枕戈泣血經年乃提刀直進手刃仇人刺客傳王負劒臥泣行號說文泣無聲出涕也左傳號而出之注號哭也言念荆巫張載詩西瞻岷山嶺嵯峨似荆巫志雪雠恥史記自序為弱燕報彊齊之讐雪其先君之恥大齊觀書有洛輯瑞榮河尚書中候成王觀於洛河沈璧禮畢王退俟至於日昧榮光並出休氣塞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銜圓甲之圖吐之而出功格蒼旻德滿天地慈孝之道通於百靈抱朴子黄帝役使百靈仁信之風覃於萬國易萬國咸寧是以日月所照舟車所通見中庸候海水以來賓注見上瞻蒼雲以奉貢十洲記天漢三年月氐獻神香使者曰國有常占東

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中國有好道君故搜奇異而獻神香自昔軒農炎昊曾無宣國之規虞夏商周非有伐戎之略豈知華夷仰德遠近同心轂價無堯湯之憂漢鼂錯論貴粟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糧儲同水火之賤孟子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精兵利器勢勇雷霆漢英布傳布兵精甚樹敏曰後漢虞詡傳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詩如霆如雷天馬龍媒量比山谷漢禮樂志天馬徠龍之媒樹聲曰貨殖傳烏氏求奇繒物間獻戎王戎王子畜畜至用谷量牛馬斯固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至於親鄰之道夙契逾深無改曩懷增感彌篤以為興亾繼絕見論語事炳

前經推擇庸虛命守宗禖方欲仰憑神武清我寇讎肯踰難違諸懷更愿明公誕膺時運光贊本朝勒瑞姜璜尚書中候王至磻溪之水呂尚釣于崖王下拜尚答曰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檢德來昌來提撰爾雒鈐報在齊及佐周克殷封于齊書名何鼎梁虞荔鼎銘蕭何為丞相鑄一鼎自表其功其文曰紀功鼎故以通期管樂蜀志諸葛亮琅邪人躬耕南陽自比管仲樂毅好為梁父吟先主凡三顧乃見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冥契風雲世說支道林喪法虔之後謂人曰冥契既逝兆宮曰魏吳賓戕臣幸得值風雲之會戮不世之渠兇殲滔天之巨冦堯典共工象恭滔天重以三湘放命寰宇記湘潭湘鄉湘源是為三湘書鯀方命圮族七國連

從見勸進表征旅東西必翦妖逆雖復棧道木閣田單之奉舊齊戰國策貂勃謂齊王曰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綰璽將兵周勃之扶隆漢漢書薄太后謂文帝曰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將北軍中宗佐命俱畫丹青漢書宣帝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霍光至蘇武凡十一人光武功臣皆懸星象後漢書明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范曄論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非貔非虎之封書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同心同德之勞書予有臣三千同心同德校彼功庸曾何髣髴但與存與亡期於體國書仲虺之誥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喪君有君寧

庸無主（左傳呂甥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夙承所立猶則孱蒙天步方難（詩天步艱難）寧可弘濟自淹留大國志荷恩私朝夕宮闈預奉顏色黃河白日亟亶誠言（左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又殖綽顔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分災卹患事非虛言（左傳凡諸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但善相小國終資大賢（左傳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定我邦家緊公是賴淮流不竭豈獨琅邪（晉書淮發源屈曲不類人工王導使郭璞筮之曰淮水絕王氏滅）望能喻此衷懷思之無忽近陸居士有啓陳其禍亂（北史陸法和傳法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

居士初仕梁元帝江陵陷入齊朝吉即命河東疑作清河按齊書清河王岳字洪略高祖從父弟也太昌初封清河郡公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王岳等勒率熊羆便相抵赴道阻且長見詩雖無之及所聞西浮夏首楚辭哀郢過夏首而西浮便當險隘之衝南扞巴陵方拒窺窬之寇魏書公孫淵上書曰方今二敵窺窬上黨王皇齊寵弟是號宗英漢書序傳禮樂是脩為漢宗英親御戎軒遠於將送詩遠于將之北史齊文宣帝紀天寶六年春清河王岳度江克夏首梁司徒郢州刺史陸法和請降詔以貞陽侯蕭明為梁主遣尚書右僕射上黨王渙送之江南　尚玠曰齊神武諸子傳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力能扛鼎材武絕倫讀書頗知梗槩而不甚耽習隋書冀州上黨郡上黨縣

注舊置上黨郡裴侍中英起淮南貴族兼事戎行躍冀馬者千羣後漢劉表傳冀馬雲屯披燕犀者萬隊來自河陽曾不旬日持節徐武潼三州諸軍事散騎常侍明逺將軍東徐州刺史始興郡開國侯湛海珍等梁書武帝紀太清三年東徐州刺史湛海珍舉州附於魏隋書徐州彭城郡注舊置徐州下邳郡夏丘縣注後齊置并置夏丘郡尋立潼州下邳郡下邳縣注舊曰歸政置武州下邳郡梁改縣為下邳置郡不改改州曰東徐並前朝舊將夙著勲庸推轂海邊漢馮唐傳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屬是喪亂詩天降喪亂雖復投身有道志雪朝怨咸預戎行共指鄉國江淮舊隷悉

已招攜（左傳管仲曰招攜以禮）方稟英謨共翦讐難去月將晦便届壽春（隋書揚州淮南郡領壽春縣）已具舟師將臨江浦使人入境行陳所懷撥日覘光（未詳）進在還牘當使宗祊有主余同小白之勲（左傳宋司馬子魚曰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家國無虞公保阿衡之責（詩商頌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何其美也豈不休哉言念此私但以號咽

為貞陽侯答王太尉書

姜常侍蒿至復枉去月三十日告具公所懷良以慨息

孤雖庸薄不及通賢猶曰生民寧無心識自皇家禍亂亟積寒暄九州萬國之人蟠木流沙之地史記顓頊紀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莫不行號卧泣想望休平何況乎孤預在宗室家荷報雪之恩身蒙鞠養之愛者先皇之慈也南史武帝凡長沙宣武王懿為東昏所殺信至武帝便舉義兵史臣曰梁武帝時逢昏虐家遭冤禍旣地居勢勝乘機而作烝嘗不絕於私廟詩顧予烝嘗子弟得嗣於南藩者後主之惠也南史蕭韶傳韶字德茂懿之孫也初封上甲某都鄉侯湘東王改韶繼宣武王封長沙王遂至郢州刺史朱方之地漢地理志會稽郡丹徒縣注師古曰即春

秋云朱方也建業之都宋州郡志晉武帝太康二年丹陽移治建業誰家丘陵誰家宮廟豈有為人臣子荷此恩靈親執干戈自殉家國檀弓戰于郎公孫禺人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魯人欲勿殤重汪踦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公之忠孝信感人神公之盟誓事同懸象繫辭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雖復宗盟不造左傳周之宗盟異姓為後骨肉為讎安可相期盡如蕭詧邪梁元帝紀雍州刺史岳陽王詧自稱梁王藩於魏二年九月魏使柱國萬紐于謹來攻十月魏軍至襄陽梁王詧率衆會之城陷帝被執如詧營甚見詰辱十二月辛未魏人戕帝古者天子六軍是為萬乘今日凶荒致闕斯禮偏裨將校

尚握精兵州郡官曹各有交吏未有居稱扆座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行曰乘輿後漢輿服志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漢乘秦制御為乘輿所謂孔子乘殷之輅者也遂無五尺之童孟子雖使五尺之童適市高謝千夫之長書千夫長於公明允舜典惟明克允意復云何國家凋荒既乏屯衛皇齊與睦幸惠優矜何乃自起趦趄易其行次且茍違鄰德克戡禍亂欲立功名咸自軍師豈在芻隸湛海珍等前朝舊將差匪齊人分給羸兵即是梁甲非云背信左傳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豈曰渝盟左傳公及鄭伯盟曰渝盟無享國朝野羣雄何所攜

貳且公天資命世再造皇家梁代之桓文蕭宗之伊管誰其遠近不稟英謨如有姦回正速齊斧見移文尚何憂于共工疑作驩兜何畏于有苗哉見皋陶謨所覽來書既為疑難上黨王恭承朝旨不敢相同方篤鄰和不容全異如須減損更遲行人張廷尉種等所具見讓表此無多及

為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

席威卿等還枉此月十四日告披覽未周良深慨息昔長平建策猶聞蝕昴之徵漢鄒陽傳注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

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疎勒效忠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蝕昴

時致飛泉之感後漢耿恭傳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泉乃整衣冠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豈在余涼德左傳史嚚曰虢多涼德書不盡言見繫辭遂使吾賢猶迷所執斯故衛哀掩淚仍復披陳者也孤以庸薄寧有霸圖侯服于周見詩常懼盈滿易人道惡盈而好謙書滿招損謙受益豈望身居黃屋班固典引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蔡邕曰黃屋者天子車翠羽蓋以黃繒為裏是為黃屋手御青綸後漢輿服志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揖讓而對三靈見勸進表端委而朝百辟左傳

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詢知圉牧莫不皆知左傳芋尹無宇辭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爰誓神明固自無爽左傳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但大齊仁信之道闕於至誠睦鄰之懷由於孝德遂蒙殊奬歸嗣本朝拜首陳辭敦誘彌廣既而仇讐未殄見前書方憑大國之威宗祏阽危左傳原繁對曰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尤仰親仁之德左傳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僶俛恩寄號醜惟深而教諭分明信誓殊重詩信誓旦旦乃云邦家有乂社稷無虞凡廣陵歷陽隋書揚州江都

郡江陽縣注舊曰廣陵後齊置廣陵江陽二郡歷陽郡歷陽縣注舊置歷陽郡皆許見還白水黃河屢奉然諾漢書廷尉以貫高辭聞泄公曰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詳與王僧辯書至於夏藩衡要控遏上流且命强兵為我臨據若其自有精甲能扞醜徒竝用還梁皆如前旨以孤頻經忝竊屢守淮淝門生故吏徧於江右後漢袁紹傳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凡諸部曲竝使招攜漢書音義大將行有五部部有曲也投赴戎行陸機辯亡論拔呂蒙於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雪戟左思吳都賦霜刃染無非武庫之兵洛陽記建始殿東有太倉倉東有武庫藏兵之所龍甲犀渠古詩解佩襲犀渠

皆是雲臺之仗晉書武帝太元八年翟斌克雲臺戍收萬餘人甲仗文物以紀之

聲名以發之見左傳斯實不世之隆恩寧曰循常之恒禮

則公固天所授弘濟本朝曲阜同功營丘等烈史記成王封師

尚父於齊營丘封周公旦於魯曲阜若夫伊尹庖厨賤宰殷本紀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

湯致於王道霍光階闥小臣漢霍光傳贊霍光起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諸葛亮

無應變之才蜀諸葛亮傳陳壽評曰應變將畧非其所長管夷吾非王者之

佐論語管仲之器小哉論其世業較彼勤勞書契以來罕有明德

且程嬰之義自古為難史記晉程嬰抱趙氏孤匿山中十五年韓厥言於晉景復立趙

氏後是為趙武武既冠嬰曰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欲存趙後也今宜下報宣孟杵臼遂自殺荀息之忠良以喜慰左傳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但先朝乘玉鏡之符尚書帝命期桀失玉鏡用其噬獸注玉鏡喻清明之道御金輪之寶法華經優曇華鉢名瑞應三千年一現現則金輪王出菩薩之化行於十方樓炭經有十品菩薩仁壽之功霑於萬國漢王吉傳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兇人侯景遂亂邦家何況於今亦有吳會江東如掌差匪虛言後漢岑彭傳辛臣諫田戎曰洛陽地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淮陽在面方此非局漢賈誼傳淮陽之比大諸侯厪如黑子之著面不稼

不稽見詩多歷歲時大東小東全無機杼詩小東大東杼軸其空闕中醜虜寧非冒頓之鋒漢書匈奴單于有太子名冒頓作鳴鏑習勒其射騎而令之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齊國強兵便是軒轅之陣史記五帝本紀軒轅氏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西南當扼喉之勢東北承撫背之機漢書婁敬傳敬說曰夫秦地被山帶河所謂扼天下之亢而撫其背也首尾交侵華夷俱騁而中人數歲復子方賒書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德未感於黎烝威不加於將帥斯等鞅鞅非少主臣漢書景帝目送周亞夫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安有碌碌因人成事見表後啓公之才

具晉書高崧時謝萬方卧在室崧為叙刑政之要萬起呼崧小字曰阿酃有才具雖復明允勢何如於天監時何若於大同倶梁武帝年號乘與國之隆恩孟子我能為君約與國當滔天之猛冦見前書匡救之德翻有未從忠許之謀誰其相曉卧薪待火方此弗危賈誼傳譬猶厝火置之積薪而寢其上繫草從風儔之非切書君陳爾惟風下民惟草若能思其上策審此英圖見引軨獵之車漢霍光傳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宫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於高廟是為孝宣皇帝還向長安之邸見勸進表一則二則惟在大賢吳張昭傳策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

霸者宗外相內相未詳終當相屈正當攜諸舊隸率我賓游朝服簪纓直拜園寢梁人望國俱登赤馬之舟漢劉熙釋名輕疾者曰赤馬舟其體正直赤如馬也齊帥臨江仍轉蒼龍之旂考工記龍旂九斿以象大火鳥旟七斿以象鶉火大火蒼龍宿之心鶉火朱鳥宿之柳分袂南浦江海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揚鞭北風民不疲勞軍無怨讟見左傳如其執事尚秉前言將恐戎旌便濟江表何則西浮夏首水經夏水在江夏西冬竭夏流故名夏水詳與王僧辯書已據咽喉東進彭波禹貢東匯澤為彭蠡次指心腹廣陵京口烽烟相望魯柝聞邾方之尚遠左傳魯伐邾及

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吴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吴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胡桑對薊匹此為遥曹植艶歌出自薊北門遥望胡地桑枝枝自相值葉葉自相當水陸爭前龍虎交至則揚都蕩定晉文苑傳庾闡作揚都賦功自齊師江左臣民非關梁國豈不追慙後主崇寄之恩還負齊朝親鄰之意東門黄犬固以長悲史記李斯顧謂中子曰我欲與若復牽黄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南陽白衣何可復得諸葛亮出師表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立兹幼弱非曰大勲滅我宗祊何所逃釁今復遣前吉州刺史馬嵩仁至彼更具往懐想不

遠而復無貽祇悔也見易若英謨有在方興祀夏之功左傳伍員諫吳子曰少康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明監如違便等過殷之歎尚書大傳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漸漸兮禾黍之蠅蠅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為麥秀之歌存亾社稷一在於公臨紙崩號不復多及

為貞陽侯答王太尉書

姜嵩至枉示具公忠義之懐家國喪亂於今積年三后蒙塵左傳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四海騰沸詩百川沸騰天命元輔匡救本朝弘濟艱難建我宗祏至於丘園版築易賁

于丘園孟子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尚想來儀公室皇枝豈不虛遲聞孤還國理會高懷但近再命行人或不宣具公既詢謀卿士訪逮藩維汾沂往來理淹旬月使乎屆止殊副所期便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庶咸蒙此恩社稷宗祧曾不相媿近軍次東關頻遣信裴之橫處示其可否答對驕凶殊駭聞矚上黨王陳兵見衛欲敘安危無識之徒忽然逆戰前旌未舉即自披猖驚悼之情彌以傷惻上黨王深自矜嗟不傳首級更蒙封樹飾棺厚

殯務從優禮見裴使君墓志齊朝大德信感神明方仰藉皇威敬憑元宰討逆賊於咸陽謂北周誅叛子於雲夢謂後梁同心協力克定邦家覽所示權景宣書北史周權景宣傳孝閔帝踐阼除基鄀硤平四州五防諸軍事江陵防主上流諸將本有忠略棄親向讐庶當不爾防奸定亂終在於公今且頓東關更待來信未知水陸何處見迎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質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有自來矣若公之忠節上感蒼旻羣帥同謀必匪攜貳則齊師返旆義不陵江如致爽言

誓以無克韜旗側席漢陳湯傳谷永疏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復行人曹沖奉表齊都即押送也渭橋之下惟遲叙言漢文帝紀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汜水之陽預有號懼漢髙帝紀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

為貞陽侯重答王太尉書

王尚書通至南史王通字公達仕梁為黄門侍郎敬帝承制以為尚書右僕射復枉示知欲遣賢弟子世珍以表誠質南史王僧辯傳遣第七子顯顯所生劉并弟子珍往充質具悉憂國之懐復以庭中玉樹晉書謝玄與從兄朗為叔父安所器

玄曰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階庭爾掌內明珠江淹傷愛子賦痛掌珠之愛子無累胷懷志在匡救豈非劬勞我社稷弘濟我邦家慙歎之懷用忘興寢晉安王南史晉安王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元帝第九子也承聖元年封晉安郡王隋書揚州建安郡閩縣注舊曰東侯官置晉安郡東京貽厥之重詩詒厥孫謀西都繼體之賢史記外戚世家序自古繼體守成之君嗣守皇家寧非民望左傳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蒙孽難可成業漢賈誼疏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成昭之德自古希儔周本紀成王少周公當國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漢昭帝紀上官桀安父子與大將軍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

為燕王旦書言光罪上年十四覺其詐沖質之危何代無此後漢書孝沖皇帝諱炳順帝之子也即皇帝位年二歲崩年三歲孝質皇帝諱纘肅宗玄孫沖帝崩即皇帝位年八歲大將軍梁冀鴆弒崩年九歲孤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舉自惟虛薄後漢明帝紀制曰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兢懼已深若建承華初學記太子之門曰承華本歸皇胄心口相誓惟擬晉安南史王僧辯傳遣吏部尚書送啓因求以敬帝為皇太子明報書許之如或虛言神明所殛左傳襄公十一年載書曰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覽今所示深遂本懷戢慰之情無寄言象但公憂勞之重既稟齊恩忠義之懷復

及梁貳華夷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不相感正爾回斾仍向歷陽所期質累便望來彼衆軍不渡已著盟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漢張敖傳上賢貫高能自立然諾得原失信終不為也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惟遲相見使在不賒鄉國非遙觸目號咽

又為貞陽侯答王太尉書

周尚書弘正張廷尉種姜常侍蒿等至南史王僧辯傳遣左戶尚書周

弘正至歷陽迎明詳讓表枉此月二十六日告并遣賢弟子世珍賢子顯等見前書具忠款之至公養孫之恩愛甚鄧攸晉書石勒過泗水鄧攸曰吾弟早亡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繫之於樹而去時人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攸先弟子綏服喪三年少子之懷情深張禹漢書張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豈非憂勞社稷用忍肌膚班彪王命論高祖高四皓之節割肌膚之愛天下含靈誰無悲媿余遭家不造敬累吾賢言念忠誠益以號咽但皇齊大德過見優矜微借輕兵以垂將送意謂江東凋弊累積寒暄供膳資儲理當多闕輒白上

黨王止請三千人二百匹而已南史王僧辯傳貞陽求度衛士三千凱衆人殊尚有疑難將恐諸士未喻雅懷今復命周尚書及姜常侍還彼具陳一二夫以受為寇非有晉邦左傳趙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不送為讎終無楚國左傳晉公子及楚楚子饗之乃送諸秦五千步卒既謝李陵漢書陵對願以步兵五千涉單于庭三千羸兵亦等無忌平原君傳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公之明義理不為嫌行人失辭左傳亂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尚停然諾見前書臨江總轡企望音郵惟遲來書此不多具

為貞陽侯與陳司空書陳武帝紀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承聖三年三月進帝位司空

軒轅既作遇蚩尤之兵見勸進表顓頊為君阻共工之亂列子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雖復搖山蕩谷驅電乘雷殘厥兇渠曾靡遺孽未有時當至治世在欽明元惡滔天遂陷邦家者也我大梁開金繩之寶牒初學記封禪注儀曰特凡三十人上發壇上石礠蓋尚書令北向跪藏玉牒畢持禮覆石礠尚書令封上十石檢亦纏以金繩泥以金泥四方各依其色紐玉鏡之珍符見與王太尉書功烈與造化相侔德施

與風雲俱遠戴日之族何向不賓太平之基無遠弗屆爾雅岠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東至日所出為太平西至日所入為太蒙注岠去也齊中也太蒙即蒙汜逆

賊侯景殲亂本朝釁重聰彌見移齊文及與王僧辯書凶逾羿浞帝王世紀寒浞殺羿於桃梧而烹之以食其子後主天經地緯左傳晉成鱄曰經緯天地曰文義

冠人靈驅馭熊羆詩如熊如羆遂翦勍盜少康祀夏何可對揚見與王太尉書大戊興殷彌無等級殷本紀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脩德三日祥桑枯死商道復興號稱中宗不圖天未悔禍喪亂薦臻羌賊憑

陵侵蕩荊漢乘輿幽辱既陷兇徒梁元帝紀帝被執詈使尚書傅準監行刑

進士囊而須之詳前書黎獻崩騰莫不淪沒書益稷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兆寬曰梁元帝紀于謹盡俘僕射王褒以下故以哀窮兆庶痛極蒼旻者也夫諸侯釋位寧非禍亂之朝左傳諸侯釋位以閒王室服虔曰言諸侯釋其私政以佐王室宗子維城本濟殷憂之日詩宗子維城王室維寧武皇遺冑皆陷虜庭乞命偷生何能支久梁元帝紀于謹盡俘汝南王大封以下孫宗室之長爰自布衣見與王僧辯書辛癸之朝容身靡託史記夏帝履癸為桀殷帝辛謂紂指東昏追惟先業大庇生民既雪伯升之怨仍紹桓王之霸見與王僧辯書孫二三昆季情禮獲申等預藩枝偏承

皇德近歲彭都之役得備戎昭左傳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詳與王僧辯書鞍甲之勞厤訓天寵易在師中吉承天寵也況復邦家不造至此橫流凶狡猶存何所逃責固以提戈負劍卧泣行號言念荆巫志雪讐恥見與王僧辯書大齊德竝天地明符日月隆禮詔俗張樂被民義感華夷仁侔造化玉羊銀甕嘉瑞必彰瑞應圖師曠鼓琴玉羊白鵠翱翔投隆孝經援神契神靈滋液有銀甕不汲自滿澤馬山車禎符總集拾遺記軒轅氾河沉璧有澤馬羣鳴山車滿野若夫中原猛士本自無窮見樂府沙塞精兵斯何有量見與王僧辯書是以家國之富

文景所未儔漢景帝紀贊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兵馬之强秦漢所未敵但親鄰之道既篤夙私明發之懷詩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彌敦先好以為興亡繼絶見論語聖典通規爰命無庸嗣守社稷既方憑大國庶討仇讐恩喻難違諸懷慙哽公體兹懋德毗奉中興歸自番禺隋書揚州南海郡南海縣注舊分置番禺縣志在討亂至於雲行電邁班固西都賦雷奔電激谷静山空後漢段熲傳張奐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静扼鵲尾而定王畿登牛頭而埽天闕漸臺僞帥將傳首於帝京鄙塢元兇皆横尸於軍

市見勸進表高庸茂烈振古希儔承此欣然深所嘉歎今者

殷憂未已陸機歎逝賦在殷憂而弗違禍難相尋宗社無依奧主宜

立左傳叔向曰國有奧主夙承所眷尚在沖年書金縢惟予沖人弗及知王室

猶難何以康濟書蔡仲之命康濟小民董侯幼弱終覆漢朝魏紀春秋

佐助期曰漢以蒙孫亡說者以蒙孫漢二十四帝童蒙愚昏以弱亡或以雜文為蒙其孫當失天下以為漢帝

非正嗣少時為董侯名不正蒙亂之荒惑其子孫以弱亡獻帝諱協協母王美人為何后所鴆殺董太后自養

協號曰董侯馬業童蒙仍傾晉室晉書太子德宗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飢飽

亦不能辯武帝遇弑即位是為安帝所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龜兆也孤

過荷恩靈預奉帷幄(見讓表)黄河白日亟降誠言分災卹患事非虛言(見與王僧辯書)但當小國之禮無失敬恭(左傳子駟曰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闔境人民俱勞痞寐方窮人爵之重(孟子公卿大夫此人爵也)以報非常之功(漢武帝紀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惠覧今書希能留意也上黨王文高劉德(漢書德字路叔武帝謂之千里駒)武冠曹彰(見為始興王表)爰降宗英遠於將送(見與王僧辯書)裴侍中英起贊奉師德俱事戎閒月壘連營(吳孫綝傳朱異遣將軍任度等築偃月壘　樹屏曰宋臧質傳云質舉兵反孝武遣柳元景等屯梁山洲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雲旗蔽

野司馬相如上林賦靡雲旗同集江淮翼我歸旆湛海珍等南史貞陽侯明傳魏平江陵齊文宣使送明至梁卅前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明歸令上黨王渙率衆送之詳與王僧辯書竝前朝舊將夙著勲庸江左氛妖投身齊國今者皆蒙恩奬竝在戎行歸附明公共翦讐難去月將晦便留壽春已具舟艫將臨漅浦後漢獻帝紀注壽春縣屬九江郡隋書荊州九江郡溢城縣注有巢湖若公為內主方同國子之勲左傳叔向曰齊桓有國高以為內主余以定家得免臧孫之歎左傳臧昭伯見平子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豈不

功名富貴共保無彊前望鄉關惟增號哭

為貞陽侯重與裴之横書 南史魏克江陵齊遣上黨王高渙挾貞陽侯明攻東關晉安王承制以之横為徐州刺史都督衆軍出守蘄城本傳之横還之兄子也

張佛奴昨還得去月二十六日書覽以增慨昔桓公始反管仲親射其車 齊世家魯使管仲别將軍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 重耳初還呂郤終焚其室 左傳秦伯納公子重耳於晉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 項家國多患頻遘閔凶前事不忘便為龜兆所以皇齊大德禮

秩兼常威武紛紜洪恩汪濊司馬相如文威武紛云湛恩汪濊況復旌旗照日鼓吹從風文物俱華羽衛相欝書契以來斯未有也卿天監之始門官有成南史裴邃河東聞喜人祖壽孫寓居壽陽會刺史張叔業以壽陽降魏邃隨北從梁天監初自拔南還以功封夷陵縣子歷官豫州刺史督鎮合肥大敗魏軍卒贈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為侯子之禮嗣為西豫州刺史之禮卒於少府卿之髙邃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除梁郡太守封都成縣男之髙第五弟之平以軍功封費縣侯之横之髙第十二弟也承聖之初身名俱泰見墓志正應勤王效命酬二后之恩憂國如家報三靈之寵見勸進表何有方規異志苟樹童蒙見與陳司空書阻地

險於長川易地險山川丘陵也忘天討之應及書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孤昔忝藩維非無游士平原之館乃乏如錐史記趙平原君謂毛遂曰賢士之處世也譬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田文之家差有彈鋏史記馮驩在孟嘗君門下為客每給疏飯驩乃倚柱彈鋏而歌雖李廣麾下莫不封侯漢李廣傳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衛青故人多懷彼此漢霍去病傳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惟獨任安不肯去豈可文辭簡略禮等平交披封伸紙益多歎異相鼠無儀表詩人之作詩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

而無儀不死何為

茅鴟刺傲彰魯史之文左傳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悅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宿昔相期不應如此衆軍即便頓江關相見在近不復多及

為貞陽侯與北齊北齊二字疑羨文荀昂兄弟書南史荀朗字深明潁川潁陰人也侯景之亂據巢湖無所屬臺城陷没後梁簡文帝密詔授朗豫州刺史令與外蕃討景魏克荊州陳武帝入輔齊遣蕭軌東方老等來寇據石頭郎自宣城來赴與侯安都等大破之武帝受禪賜爵興寧縣侯以朗兄昂為左衛將軍弟晷為太子右衛率

張佛奴至未枉還告但以勞悒夫興亡繼絶往帝之通規分災恤患聖王之恒典見與王僧辯書自敦厖既散國語號敦厖純固文公曰於是乎成詐偽萌生時託親鄰信有澆慝大齊道冠三皇風高九代仁信之本闕於至誠言與之恩由於孝德孤謬蒙殊奬還嗣本朝敕諭分明言誓殊重若使邦家克定境內無虞凡廣陵歴陽皆許見還白水黃河見與王僧辯書屢奉然諾見答王太尉書彝章禮數莫不優華斯乃不世之殊恩寧是悠長之恒事王太尉勲踰呂望德冠伊衡凡

厥英謀算賺遺策豈容當滔天之巨寇違大國之隆恩計彼賢明必當不爾卿維兄及弟莫非雄才江左風塵不染兇冠賈氏三虎豈獨貴於前脩後漢賈彪傳彪字偉節時號賈氏三虎偉節最怒荀家八龍信服在於今日後漢荀淑傳淑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聽竝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近者州司不道或致流言朝聽矜明已如前及想謀元宰善保良圖南道主人以相付也後漢書耿弇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弇因求歸上谷發兵以定邯鄲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見所答東海徐湛書粗具來意昔桓憑莒衆文用秦

攻是假鄭國之威以備非常之變左傳莊公九年桓公自莒先入僖公二十四年秦伯送衛於晉實紀綱之僕若使江東宰匠具領齊恩時命封疆遠相逆接故當攜諸舊隸率我賓游朝服簪纓直拜園寢梁人望國自合水而浮舟齊帥言歸指滄江而回旆如其彼相論語則將焉用彼相矣未悟良機將恐戎麾遂踐京邑若其求成取敗豈謂和風龍馬雲旗見為貞陽侯書差不相涉一二復令張佛奴口具相見在近此不多及

在北齊與楊僕射書北史楊愔字遵彦弘農華陰人楊津子也小名秦王

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天保初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

陵叩頭叩頭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淮南子魯陽公與韓酣戰日暮援戈揮之日反三舍一志冥通飛泉涌於疏勒見與王太尉書況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見書鄰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請漢疏廣傳即日乞骸骨徒淹歲寒顛沛之祈論語顛沛必於是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鼇命鳫之世三皇本紀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左傳九扈為九農政注扈有九種也春扈

如鶥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黄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為九農政之號　樹敏曰爾雅扈字作鳸

觀河拜洛之年帝王世紀後年二月堯率羣臣刻璧為書東沈洛水竹書紀年舜設壇於河依堯故事至於下昃榮光休至黄龍負圖出於壇畔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淮南子堯時十日竝出又有大風為民害堯使羿繳風射日萬民大悦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列子地不滿東南百川歸焉盛旱圻三川說苑湯之時大旱雒圻以竭長波含五岳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帝王世紀少昊即圖讖所謂白帝朱宣者也故稱少昊號金天氏纂玉鏡而猶屯見與王太尉書何則聖人不能為時斯固窮通之恒理也至如

荆州刺史湘東王幾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為堯舜見莊子雖復六代之舞陳於總章周禮天子祭祀用六代之樂周書明堂西方曰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未詳按周禮大司樂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虞夔拊石舜典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晉曠調鐘淮南子師曠之欲調鐘以為後有知音也未足頌此英聲封禪文蜚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詩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郊特牲注郊者祭天之名國語精意以享曰禋天官書注星經云翼軫楚之分野也詳與王太尉書戡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幽王徙雍朞月為都吳越

春秋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姚帝遷河周年成邑史記五帝本紀虞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韓詩外傳周公居攝二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氏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

肅慎茫茫風牛南偃家語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砮楛矢左傳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吾君之子見孟子

含識知歸而答吉云何所投身斯其末喻一也又晉熙等郡隋書地理志揚州同安郡懷寧縣注舊置晉熙郡

皆入貴朝去我潯陽經途何幾任昉哭范僕射詩與子別幾辰經途不盈旬

至於鐺鐺曉漏司馬彪續漢書云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

星昏明的的宵烽漢書音義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燧夜則舉烽生焉　隅

溆浦而相聞楚辭出溆浦而邅迴臨高臺而可望渚宫故事宋臨川王義慶鎮江

陵於羅公洲立觀泉流寶盆遙憶湓城藝林伐山寶盆泉在江州吳甚大而唯一柱

秩臣曰潯陽記盆水出清盆山因以為名湓山雙流而右灌潯陽東北流入江峰號香爐依然

廬岳釋慧遠廬山記東南有香爐山其上氤氳若香煙日者鄱陽嗣王南史梁鄱陽王

世子範傳太清元年大舉北侵初謀元帥貞陽侯明請行而以範為征北大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侯景

敗於渦陽退保壽春乃改範為合州刺史鎮合肥治兵匯派屯戍淪波爾雅大波為瀾

小波為淪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周書旅獒無有遠邇畢獻方物吾無從以躡

屩戰國策蘇秦去秦而歸羸縢履蹻樹本曰史記虞卿傳虞卿躡屩擔簦說趙孝成王賜黄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虞卿彼何路而齊鑣魏應璩集遣句云驚驥不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周楊忠傳梁元帝通其凡邵陵王綸北度與其前西陵郡守羊思達要隨陸土豪段珍寳夏侯珍洽合謀送質於齊欲來寇掠汝南城主李素綸故吏也開門納馬郢中上客楚世家文王始都郢雲聚魏都鄴卜名卿見勸進表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於彼新開魏志曹公北征烏桓軍次無終濱海洿下潦亦遮守溪要軍不得進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可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軍還論功行封疇以為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爵賞遂不受銅駝之

街於我長閑見樂府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史記天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秦王獻美女與蜀王遣五丁迎女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共引蛇山崩壓殺五丁秦女皆上山化為石我路為難如登於九折漢書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險及王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速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熙廬江義陽安陸隋書地理志揚州廬江郡廬江縣注舊置廬江郡荆州灃陽郡安鄉縣注舊置義陽郡安陸郡安陸縣注舊置安陸郡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漢酷吏傳

長安剽劫行者死傷横道桴鼓不絶自此以南封疆未壹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段賓遊通無貨殖論語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忝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左傳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産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韓子買諸商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産對曰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吴札過徐躬要寶劒史記延陵季子將聘晉帶劒以過徐君徐君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反則徐君已死於是以劒挂其墓樹而去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刎首

愚者不為後漢馬融傳融常飢困謂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運斧全身庸流所鑒莊子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漢項籍傳今人方為刀俎吾為魚肉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莊子盜亦有道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詩序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輕裝獨宿非勞聚欜之儀周禮挈壺氏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欜注軍中遇夜則擊欜以備守有更漏則擊欜者可更迭矣微騎間行寧望輶軒之

禮漢陳平傳平身間行杖劒亡降漢文選注輜車朱軒使者之車也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道亭郵唯希疏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左傳臧僖伯曰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或以顛沛為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漢淮南王安傳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俟景俟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既不能投身社稷衛難乘輿三家礫蚩尤千刀剸王莽見勸進表安所謂俛首頓膝歸奉冠讐佩弭腰鞬為

其皁隷左傳晉公子對楚子曰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又叔向曰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隷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人駔詐漢諸侯王表秦遂騁駔詐之兵駭狼心左傳叔向妻生伯石姑曰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頗疑宋萬之誅左傳宋人請猛獲於衛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皆醢之彌懼荀罃之請左傳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詳為貞陽侯書所以奔蹄勁角漢書武帝詔曰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讐憾政復葅筋醢骨史記淖齒擢湣王筋懸之廟屋宿昔而死抽舌探肝張璠漢記董卓於衆坐生斬人手足又鑿目截舌 沈忠柱曰韓詩外傳狄人

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使還哭畢呼天因自出其肝納懿公之肝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王公陳書作公主都人士女風行雨散王粲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東播西流京邑丘墟蕤蓬蕭瑟偃師南望漢官典職德陽殿周遊容萬人自偃師去宮三十五里望朱雀闕其上鬱與天連咸為草萊霸陵回首王粲七哀詩南登霸陵岸回望望長安俱霑霜露漢書伍被曰臣亦將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冠讐我以何親爭歸委質左傳狐突對曰策名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晉羊祜傳及五等建祜封鉅平子邑六百戶帝有滅吳之

志以祐為都督荆州諸軍事祐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嘗病祐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祐豈酖人者叔向名流深知於鬷蔑左傳晉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吾雖不敏常慕前脩不圖明庶有懷翻期陳書作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凶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為葛榮之黨邪為邪杲之徒邪北史魏葛榮引兵圍鄴爾朱榮以侯景為前驅擒葛榮斬之五州皆平北周宇文貴傳貴從爾朱榮擒葛榮於滏口加别將又從元天穆平邢杲轉都督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為凶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恒居則台司

行為連率後漢馬援傳注莽法典郡者公為牧侯稱卒正伯稱連率其無封爵者為尹也山川形勝軍國彝章不勞請箸為籌漢書酈食其謀撓楚權勸漢王立六國後張良曰陛下事去矣臣請借前箸以籌之便當屈指能算漢陳湯傳知烏孫兵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侯景傳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也歡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重陳書作景以逋逃小醜書紂為天下逋逃主羊豕同羣身寓江皐家留河朔侯景傳高澄遺其將慕容紹宗追景乃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舂舂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祕事竝若雲霄英俊訐謨寧非帷幄見讓表

或陽驚以定策漢張安世傳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或焚稾而奏書漢書孔光典樞機十餘年時有所言輒削草稾晉書羊祜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羇旅之人左傳陳敬仲曰羇旅之臣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寬猛左傳子產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則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揺其牙齒為間諜者哉莊子揺脣鼓舌樂毅傳田單縱反間於燕左傳晉人獲秦諜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隅尉候奚殊揚雄解嘲大漢東南一尉西北一候豈以河

曲之難浮而曰江闕之可濟河橋馬渡寧非宋典之姦（晉書琅邪王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成都王穎先勑關津無得出貴人睿出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關路雞鳴皆曰田文之客（見表後啓）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左傳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閒可也）儻同徇僕之尤（司馬穰苴傳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追肆寒山之怒（北史齊慕容紹宗字紹宗侯景反命紹宗為東南道行臺加開府改封燕郡公與大都督高岳禽梁貞陽侯蕭明於寒山回軍討侯景於渦陽大捷詳與王僧辯書）則凡諸元帥並

繹縲囚爰及褊裨同無翦馘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左傳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吾等張旝拭玉儀禮使者及境張旝誓乃謁關人又賓朝服立東西面賈人北面坐拭圭鄭玄曰拭清也脩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郊勞至於贈賄左傳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樹本曰左傳遠啓疆曰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公恩既被賓敬無違今者何傲翻蒙貶責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妖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鮑昭詩容

行惜日月奔波不可留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海而俱深博物志東海稱渤海又謂之滄海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樊籠莊子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論語山梁雌雉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鐘鼓莊子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三日而死江淹詩咸池享爰居鐘鼓或愁辛況吾等營魂已謝屈原九章魂識路之營營餘息空留悲默為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天天年漢兩龔傳父老哭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

路飛蓋相隨曹植詩飛蓋相追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謔詩善戲謔兮夫屯亨治亂見為貞陽侯書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齊書魏収傳魏帝敕兼主客郎接梁使謝挺徐陵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曾論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賓久陳書作又杖鄉禮記六十杖於鄉計彼侯生肩隨而已史記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樹屏曰曲禮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郭璞遊仙詩神山排雲出但見金銀臺金竈之方吾知其訣漢武帝紀李少君曰祀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荊州記縣北八里有菊水其源旁悉芳菊水極甘馨又中有三十家不復穿井即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中

壽百餘七十者猶以為夭東海桑田無由佇陳書作可望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接待以來見東海三變為桑田向到蓬萊水淺於往時畧半也豈將復還為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袁粲答王儉詩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書圓文林范煜應詔詩文圓降照臨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左傳晉政多門或陪臣之涼德論語陪臣執國命左傳號多涼德故臧孫有禮翻因與國之賓列女傳臧文仲為魯使齊齊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陰使人遺公書為隱語人不能解其母解之曰吾子拘有木治矣於是

軍於境上齊還文仲而不伐魯周伯無慭空怒天王之使左傳隱公七年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遷箕卿於兩館左傳晉人為邾人之愬故執我行人叔孫婼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縶驌子於三年左傳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斯非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崎且帝四海爭雄魯仲連傳新垣衍曰秦前與齊湣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其實欲復求為帝或搆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史記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子何不少委焉以衍為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身求盟於楚殿

躬奪璧於秦庭見表後啓輸寶鼎以託齊王戰國策秦求九鼎顏率謂齊王救周齊求九鼎率又東解之馳安車而誘梁客范雎傳雎更名姓曰張祿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稽載范雎入秦薦之王封應侯其外膏脣拭陳書作販舌後漢宦者傳摩邪項領膏脣拭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見詩逮乎中陽受命漢高祖紀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天下同規中庸今天下車同軌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娬媚樹屏曰三國志鍾繇與魏文帝書吾見孫權了更娬媚曹屈詐以羈縻於軫歳到於句吳曲禮僕展軨效駕兆宮曰吳太伯世家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句吳冠蓋年馳於庸

蜀（魏世家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漢書揚雄作解嘲班固答賓戲）共盡游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事（陳書作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左傳叔向詒子產書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而非為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見勸進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易或躍在淵晉書王濬表曰猛獸當塗麒麟恐懼）莫不崇君親以詔（陳書作銘）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違溫清（曲禮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仍屬亂離冠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漢蕭育傳南郡江中多盜賊拜

育為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王舫誰持
載育入殿中受策注使車三公奉使之車
張雲章曰南史王筠為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
資有芒屩兩舫他物稱是為有司奏不調累年瞻望鄉
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麋竹後漢南蠻傳夜郎者初有
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
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
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漢武帝封
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
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源出空桑呂氏春秋有侁
氏采桑得嬰兒
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察其所以然曰其母伊水之上
嘗夢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母明日視臼果出水告
其鄰母乃走十里而故邑盡為水
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行路含情猶其相慜
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況乎欽

承有道騶駕前王郎吏明經鴟鳶知禮封禪書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巡方省化咸問高年漢萬石君傳上曰巡方州禮嵩岳通八神以合宣房濟江淮歷山濱海問百年民所疾苦西序東膠皆尊耆耊王制夏后氏養庶老於西序周人養國老於東膠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祈諸葛亮傳徐庶字元直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辭庶遂詣操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未詳情禮之訴將同逆鱗韓子夫龍之為蟲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嬰之則殺人人主亦有之說能無嬰人主之逆鱗

（則幾矣）忠孝之言皆應齗舌（英雄記曹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穀梁傳凡弟天倫也）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晉賈后傳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為人所略傳賣吳興張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康主詣縣自言帝誅溫及女改封臨海）餘姚書佐之家（後漢酷吏傳蜀郡太守黃昌會稽餘姚人妻遇賊被獲流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為賊所略遂至於此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莫限高卑皆被驅略自東南醜虜抄販飢民臺署郎官俱餓牆壁（後漢獻帝紀帝還洛陽州郡委輸不至尚書郎

以下自出米稆或飢死於牆壁間況吾生離死別屈原九歌悲莫悲兮生別離多歷寒暄孀室嬰兒淮南子寡婦不孀詳為貞陽侯書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攜曲禮長者與之提攜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舜典明四目達四聰華陽君所謂亂臣范雎傳雎因間說秦昭王曰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為良相史記循吏傳孫叔敖為楚相民皆樂其生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虎非貔見勸進表聞詩聞禮見論語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韓詩外傳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

門下三日三夜簡子問其故荅曰臣為君諤諤之臣容容類胡廣後漢胡廣傳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范曄贊曰胡公庸庸飾情恭貌左雄傳公卿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厚福

何其無諍臣哉孝經天子有諍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山海經雁門山雁出其間在高柳北月令季秋之月鴻雁來賓昏望牽牛情馳揚越天官書注星經云南斗牽牛吳越之分野揚州也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為生不自知其為死也足下素挺詞峰兼長理窟北堂書鈔郭子云張憑詣劉真長同謁撫軍撫軍咨嗟稱善曰憑殼稱為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漢書匡衡少字鼎長乃易字稚圭諸儒語曰無

(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樂令君清耳之談(晉書樂廣清夷沖曠善談名理衛瓘奇之曰自何平叔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樂令)向所諮疑誰能曉諭若鄙言為戮來旨必通分請灰釘(魏畧王淩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遂自殺)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齚舌低頭而已哉(漢灌夫傳韓安國曰魏其必媿杜門齚舌自殺)若一理存焉猶希矜脊何必期令吾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黄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常懷向闕(陳書作漢)之悲(皇覽後漢東平思王宇歸思京師後葬東平其冢上松柏皆西靡)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後漢書温序遇

賊死節光武憐之賜葬洛陽城傍序長子壽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客久思鄉里壽上書乞骸骨歸葬乃反舊塋干祈以屢哽慟增深徐陵叩頭再拜

在北齊與宗室書

陵白臨淮負海是謂徐州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顓頊高陽世有明德帝王世紀帝顓頊高陽氏世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凱按顓頊之裔嬴姓伯益之後封於徐為楚所滅子孫因氏自興王啓霸無勞委劒之鋒括地志徐君廟在泗州徐城縣西南一里即延陵季子挂劒之徐君也詳與楊僕射書開國承家見易實饗彤弓之賜博物志徐偃王得朱弓矢以已得天瑞因名為弓自稱徐偃王其後金柯玉葉崔豹古今注黃帝與

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因作華蓋也霞振雲從者舊通人茂才多士或以天下之貴負石自沈漢鄒陽傳徐衍負石入海注服虔曰衍周之末世人也王命之尊拂衣高蹈後漢徐穉傳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桓帝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郭林宗謂之南州高士或熊衣雉製青組朱旗未詳後漢徐璆傳璆字孟玉廣陵海西人獻帝遷許得袁術所盜國璽上之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　炯曰董巴志二千石青綬儒盛江東文高河北後漢徐防傳防沛國銍人祖父宣為講學大夫以易教授王莽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祖父學永元十六年拜司徒遷太尉錄尚書事安

帝即位以定策封龍鄉侯魏文帝與吳質書偉長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本傳徐幹字偉長北海人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

或復分齊處魯移魏居燕漢書徐樂燕無終人也上土崩瓦解書

瓜瓞雖遙詩緜緜瓜瓞

芳枝無遠昔有王敦王如一本作莽晉書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京兆王如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稱藩於漢劉聰詳後歐陽頠碑

無關控鶴之宗孫綽天台山賦王喬控鶴以沖天

劉曜劉淵晉書劉淵匈奴左賢王豹之子也晉仕為左部督後因晉亂稱帝國號漢子聰嗣立聰死國亂劉曜自立為帝

彌非偃龍之族夏本紀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

又有朱家別錄郝子之苗變以棟曰周封曹挾於郝

後為楚滅子孫避難去邑為朱何氏殊源韓侯之胄朱子考異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十一代孫食邑於韓韓為秦所滅子孫散居江淮間以韓為何遂為何氏三烏五鹿時事無恒東郭西門遷訛非一潛夫論東門西門南宮北郭所謂居也三烏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吾宗雖廣未有駢枝莊子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咸自駒王檀弓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昔者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同分才子正以金衡委御玉斗宵亾後漢王逸集九思云將喪兮玉斗胡賊憑陵中原傾覆我則供犧牲於東國書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載主祏於南都左傳鄭火作子産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三百年來家於揚

越晉徐邈傳邈東莞姑幕人祖澄之為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與鄉人臧琨率子弟并閭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於京口邈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廟迭毀禮皆有證據此則盧諶不去晉盧諶傳諶范陽涿人州舉秀才辟太尉掾隨父志北依劉琨與志俱為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諶為參軍琨攻粲粲敗走諶得赴琨段匹磾害琨時段末波在遼西諶往投之石季龍破遼西復為季龍所得屬冉閔誅石氏遇害裴寧仍留未詳高宦燕秦遅回鄉壤山河有隅叙覯無緣望驥馬而增勞瞻賔鴻而永歎見與楊僕射書昔竇公累世光武稱其外家後漢竇融傳融封安豐侯帝賜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詔曰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許都遥遠靈王思其舊宅左傳楚靈

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其言雖大可以喻小況在宗親寧無停眷比月應雩龍論衡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啓蟄而雩星移殷鳥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天明和煦體中何如願百年之老王制天子巡守問百年者就見之興居多福萬石之君漢石奮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凡號奮曰萬石君寒暑清豫其外族忠孝比屋連甍信義勇於干戈詩書甘於酒醴或有漁獵三史易略綱序漁獵墳典紛綸五經後漢逸民傳井丹字大春京師語曰紛綸五經井大春都講開黌後漢丁鴻傳鴻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為都講詩生負帙未詳邪

君佇德寧無挂榻之思　後漢徐穉傳穉字孺子陳蕃為豫章太守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州將欽風應有題車之命　後漢書張奐傳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又周景為豫章刺史辟陳蕃為別駕蕃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

南陽坐嘯寄以共治　後漢書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二郡為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東海行歌資其粥　古逸詩甯戚飯牛車下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授之以政

梁竦不好徒為大言　後漢梁竦傳竦字叔敬嘗登高望遠歎息言曰大丈夫處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鄧禹生平惟望如此　後漢鄧禹傳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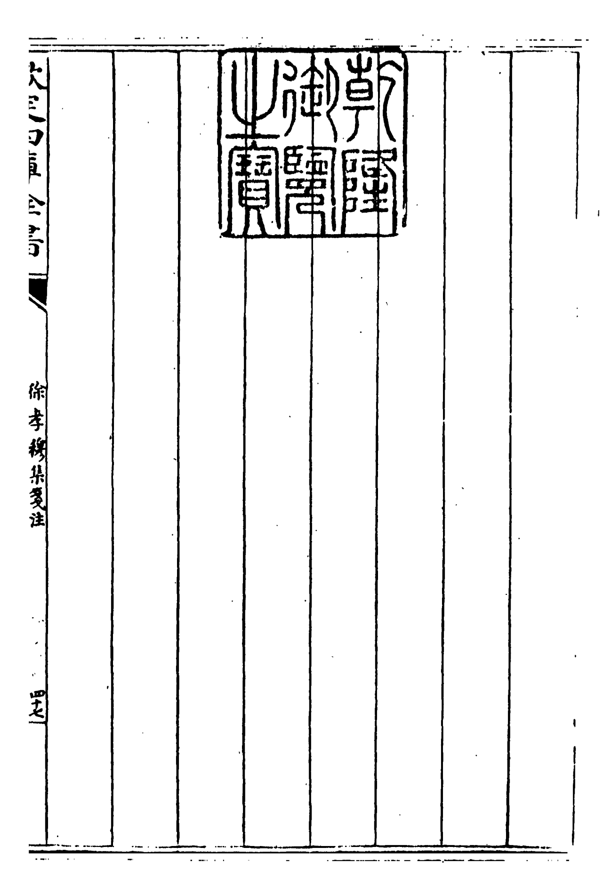
也光武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欲何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若棲遲偃仰詩見因事丘中詩丘中有麻桃果三名西京雜記漢武初脩上林苑羣臣各獻果有湘核桃紫文桃金城桃栗園千樹史記燕秦千樹栗此其人與千戸侯等持竿而釣徵聘不來酈元曰磻谿中有泉謂之玆泉積水為陣即太公釣處水次磐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負耒而耕公侯靡屈孟子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何其高也盍復休哉如脫推延或遲竝問吾階緣人乏吻蓬皇華見與楊僕射書王事無淹公禮將畢既而揚都蕩覆方離玁狁之災詩玁狁孔熾詳與王太尉書越界

風塵復蹈輶軒之禮見與揚僕射書屏居空館見與王僧辯書多歷歲時釁犯靈祇揚雄河東賦靈祇既饗招延禍罰號慕無窮肝膽屠殞煩冤胷臆屈原九章蹇蹇之煩冤兮莊子引聲歌天地之道近在胷臆樹屏日不自堪居無心奈何無狀奈何自喪回河朔亟積寒暄風患彌留書顧命病日臻既彌留半體枯廢折臂為公雖非羊祜晉羊祜傳祜泰山南城人也封南城侯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跛足而使無慙郤克左傳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注跛而登階故笑之固以形如槁木心若

死灰莊子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匍匐苫廬纔有魂氣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南史簡文被閉擒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夫迷山之客遲遙響於巖崖窮海之賓望孤煙於島嶼魏管寧傳注傅子曰寧在遼東積三十七年乃歸寧之歸也海中遇大風船皆沒惟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輒趨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為神光之佑也況乃宗均魯衛地匪燕吳車騎相望舟艫朝夕三條不遠班固西都賦披三條之廣路五達非難爾雅五達謂之康信乃闊然遂不蒙問昔桃花之峽長避嬴秦晉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

從溪而行忽遇桃花林夾兩岸數百步無雜木芳華芬曖落英繽紛漁人異之前行窮林林盡見山山有小口髣髴有光便舍船步入初極狹行四五十步豁然開朗邑室連接雞犬相聞男女被髮怡然竝足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要還為設酒食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來此遂與外隔絕不知有漢無論晉魏也既出白太守太守遣人隨而尋之迷不復得路

芝草之山遙然滄海未詳猶復漁船可入此下疑脫一句何況平途不兼旬月勞懐既積輒命行人弦望之問見檄周文遲枉歸翰儻二三兄弟能敦昭穆之詩求我漳濱幸問劉楨之疾魏劉楨詩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濵陽春改節竝念將宜扶力為書多不詮次陵白


乾隆御覽之寶

徐孝穆集箋注卷二